

三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

碑文十首

福建都指揮使司題名記碑

福建都指揮使司開府晉安洪武八載寔惟經始載拓載脩規制  
 益宏而肅任于斯者謝公玉柱而下如干人其名氏未有會萃而  
 書之者非缺典歟乃都閩仲公崇道田公仲實雄材雅度秉篆建  
 麾協恭王事出其餘力伐石鑿碑立于帥正之堂命曰題名標  
 爵紀氏爰自國初迄于今日悉無遺漏可謂難矣嗚呼閩司兵寄  
 也而階衡乃右藩臬皇祖基國廟謨垂憲至深遠也是故省之  
 大政無有不與聞者而其治也行伍欲充糧餉欲給犒習苗

不肖男世璧編梓



戎欲時營田欲稽城堞欲固械器欲精烽堠欲聯訟獄欲明姦究  
欲絕責任不既重矣乎夫人盡職焉而已爾是故事君必忠處察  
必和接友必敬率屬必端馭下必息待吏必威律已必嚴蒞政必  
勤存心必公簿書必慎夫斯于官守也無負爾矣諸名氏之登于  
石不朽在茲乎否則後之人將有指而議之者可不懼哉即以余  
所知者而言如趙公圭之剛直忠厚王公勝之孝廉勇畧錢公輅  
之躬翦強寇武公成之累立戰功德猷炳著在人耳目如新興感  
而起豈無其人乎仲田二公汲汲圖惟于此久大之方從可知矣  
炫不佞謹為之記云

迎龍橋碑

龍巖潭屬邑也門西出有里焉曰龍門里兩山夾溪而下曰龍門

溪跨溪而橋迎龍橋也俗呼西橋舊名筋橋又名虎渡橋曰迎龍  
橋者何嘉靖癸巳新宏殿制而名之也是橋也通衢孔道莫詳所  
始洪武丙寅則周丞尚又建也宣德辛亥邑人知府王子源再建  
焉正統乙丑圯于水王子復脩之宏治間陳令熙嘗葺焉癸丑復  
圯于水橋遂廢餘三十年為嘉靖丁亥憲副陳子和倡而起往來  
始勿病涉又五年壬辰燬于火乃今相厥水勢移上流二十許丈  
而毀建焉建之者誰分巡僉臬梁公邑令陳侯也蓋橋初燬灰燼  
一空工鉅費殷陳侯蒞視而嘆曰時繻舉羸夫民之恫也余弗敢  
緩也于是邑庠文學陳生裕郭生端魏生果王生宗毅毅兼言于  
令曰斯役弗可已也請躬其勞願材力無所出奈何令則言于梁  
公公曰是真弗可已也夫余負憲一方固非余責者况先王體國

經野道路川梁政教攸繫余可坐視邪乃給百金下令曰余茲始  
事爾有司百執事終焉圖之令喜甚曰允哉宏濟公之惠也復捐  
俸以率之民尚義者翕然而聚生為之營度匠者獻巧工者獻  
能不數月而橋成焉煥美鞏固可垂永久矣為醜水門者六為石  
址者五為崇隄者二大約費五百金民不知擾東隄劇亭曰迎龍  
鑿池一泓壑田五畝皆為橋設也怵舞載塗邑人大悅教授揭子  
昇教諭林子琥介高生岳書謂余曰梁公肅而又陳侯介而敏武  
共承之以底斯績也願記于石夫昔人以山水融結為龍君恩為  
龍詩曰為龍為先士之登科者曰攀龍是故龍者文明之象也龍  
巖山峻水駛風氣久悶開發之機于茲焉始見乎烏呼橋徙而名  
立吾知宦斯必受九重之恩生斯必鍾扶輿之秀為士者應時

為國元臣頌不偉歟然則迎龍云者亦豈偶哉是故巡臬邑令之  
功不可忘也梁公名某字某廣之順德人陳侯名某字某浙之海  
鹽人諸有功而未脩者列于碑陰

南察院重修碑

八閩會省福首郡焉 殿中侍御史歲奉 命來巡于茲厥泣事  
行臺有三曰南曰東曰西皆曰察院惟南則前臨郡校左擁仙山  
高明與壘巖密雄曠貞度肅察寔稱攸宜先為貢院院遷為巡撫  
公署由成化來則巡按定居焉嘉靖庚寅犴獄變興議者或曰風  
水非良遂徙治于舊市舶所而院廢矣癸巳之秋巡按御史筆山  
方公至周視而嘆曰夫華矣德而勿統迫於市廛雜弗輯是奚可  
執法者之居乎乃視南院則又嘆曰是奚不可執法者之居乎夫

風水吾儒所不論而人事盡求諸已也己乃屬諸郡守胡子有恒  
臣圖改復而命候官簿繁文節專董之發帑集材庀物鳩工于門  
于堂于廡于室于齋于庖于亭榭咸一新之歆者正朽者堅鑿者  
完黝者瑩有崇其墉有節其宇乃郡守則承督有方日往省畫弗  
侈于前弗勞于下弗費于公而院還舊觀焉又于堂之東隅為卷  
屋為香吏舍西隅為試官房若干楹大門之內東折而入為廳以  
祠土神西為亭經始于冬仲之望越明年甲午春仲落成于是邦  
之人咸頌曰我公之始至則聞燭幽點墨恤隱興善不植憲體矣  
而茲臺尤惓惓焉豈非以振紀綱端風化其地之不可苟哉夫臺  
已就廢而公復起之貞明之道有足徵焉郡守爰述公意俾炫也  
記歲月于石炫不佞拜手而言曰夫自巡狩之典不行而綉衣直

指之名出今之巡察糾邪啟正廣耳目代賞罰厥任至重亦至難  
也是故一身之勞逸一方之安危係焉一心之喜怒萬民之休戚  
關焉必也于高明則思大乎吾觀于典璫則思惇乎吾本于嚴密  
則思約乎吾履于雄曠則思擴乎吾量夫然後成立政舉雷勵聽  
動君子佩愛小人畏刑名之曰御史之臺誰曰不然是役也藩大  
夫屠子儵張子欽王子浚張子鉞陳子子直程子旦胡子松臬大  
夫徐子乾羅子英潘子潢陸子銓劉子案諸子俱僉贊其議惟允  
陳郡判璫姚郡判一和葉郡推經閣候懷黃尹鵬陳尹如綸沈尹  
應徵從事惟謹皆宜書云  
閩督學東臬姚公生祠碑  
楊子曰為政有幾曰思數或問思數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

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思也者合千人而協歷百年而遠利莫能誘刑莫能怵來不可禦去不可追孰為之哉蓋公論則然也是故漢之石慶相齊唐之狄公刺魏州宋之張安道帥屬民咸立生祠焉事以義起其來久矣閩東督學憲副東泉姚公去閩今二十餘年士子思慕之心恒切乃嘉靖乙未之秋四庫諸生張萬里姚士元陳彝王文昭林焯輩胥言于大巡察補菴白公曰昔姚公在閩殫明博大夷惠剛直其教士也闡文體則式而宏也啓理學則迪而章也約操行則方而確也達材用則敏而字也是故崇賢而書院建焉闢邪而淫祠毀焉特立古靈少穎勉齋之祀而衛道之義嚴焉屏斥林崇顏穢之主而匪人之戒著焉老成分教下邑而天荒始破矣瓌奇亟加獎予而名流輩出矣他如考校

明若觀火而品題若畫其平生惠而不費則貧有所賴威而不猛則校無所容養蒙則設社學敦化則習古禮願俊則廣場屋正訛則序典籍此皆公之功也是以一時之士濯磨勸勉然而興閩之人材大邁往昔科第蜚英多公門之桃李也興泉舊乏春秋建汀原解易學今則咸壹進而登庸矣故公之德教澤于閩人者至深也唐之觀察使常公衮國朝督學僉事游公明興學造士並祀一堂以公視之殆不多讓諸生輩願得俎豆公于學舍以繫千載之思焉白公曰嘻爾多士論則至公予奚違哉夫憲學厥為文宗必身端範立政行教成嚴畏仁愛公服明別斯無舉為藉也乃詢之藩大夫屠公僑張公時徹胡公宗明吳公大本臬大夫徐公乾沈公教陳公良謨朱公觀諸公稱陳公迨錢公世賢王公庭孫

公翦發曰然魏哉姚公寬克舉之作人之功于今為烈焉乃檄下  
于郡郡守胡公有恒曰此有司之責也抑景哲我公久矣而可緩  
乎復白于巡察公即負明廢寺之址中為堂以祠公前為門為儀  
門後為寢閣兩翼以庶幽邃高敞弗侈弗勞瞻者起敬青衿肅入  
儀若公臨之在上焉可謂盛矣董其役者秦邑簿廷譽而郡倅胡  
君瑞陳君琦楊君嘉慶閩黃尹鵬候官陳尹如綸懷安孫尹一理  
往來程督胥有勞焉林子炫曰夫可傳者道也可慕者德也可昭  
者功也可感者義也惟公道傳于一方者正也德慕于君子者醇  
也功昭于樹人者大也義感于悠遠者貞也今日之祠上下人心  
翕然以順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難東方之思周甘棠之思召  
不足過矣大巡公振紀肅憲事罔弗重也而特可之者風而揚也

藩臬贊之罔後者寅而廣也郡侯承之益勤者觀而度也炫昔以  
蒙雅荷公之教老大無成門墻有愧屬奉郡侯之命為記祠事之  
始如此焉呼勒之貞珉者所以刻之人心也夫固弗得而證哉公  
名鏞字英之浙之慈溪人宏治癸丑進士以右都御史兼兵部侍  
郎致仕家居崇勲偉績他日國史書之必詳茲弗敢贅云

重修通都橋碑

建州居閩上游諸溪之水滙于城西下合東溪入海厥西南跨溪  
有橋焉通都橋也舊名平政古有浮橋宋乾道守陳俊卿始易以  
石淳熙守梁克家慶元守張叔椿嘗修之元庶子燬于兵我皇  
明洪武戊申指揮沐英累石為址木梁而覆以屋都指揮施春師  
祐戴葺之永樂十年悉圯于水都指揮侯鏞守徐信乃仍建浮橋

為舟者七十焉。燕洪流迅流舟楫車馬往來衝擊覆溺之患所未能免。正德己卯巡察侍御周公鶴議復石梁嘉慶壬午侍御汪公珊始克事事內成。侍御楊公瑞分巡僉臬伍公希周守張君大輪協謀以濟石橋告成厥功偉矣。甲午水復圮其三址行旅病涉時則郡邑白于侍御太平筆山方公僉臬楊公麟公語楊公曰今者弗圖後且益圮前人造之至我而廢矣可楊公曰燕公乃下令曰其亟修之厥費則取諸市租而食諸官以程同知伯祥綜其事夏六月于役冬十月畢工堅緻鞏固可垂久遠矣于是僉臬王公庭守夏君玉麟始至曰公之惠也民之利也宜托諸堅珉以記之走使山中徵文某病荒筆硯辭不敏不獲乃為記曰夫橋也有木焉有舟焉有石焉是故周造舟于渭舟也秦之渭橋木也漢之灞橋

石也惟石也則星文瀉漢虹勢凌空匪曰壯觀寔貽永圖况建溪之水洪迅震蕩非石曷以與水為敵乎哉昔孟子譏子產不知為政而以徒杠輿梁為先願後世有司視為末務者亦有之矣筆山方公寄激揚于一方持事裁于千里明以雪疑獄仁以釋逋負威以屏貪墨公以旌淑善傳之邦人者確乎爾也是故茲橋也非公之亟為修復而時弗失焉規畫精詳而公不擾焉稽察嚴密而下弗病焉幾何而不胥以廢也哉嗚呼歷九載而橋成未七載而橋毀成之久而難毀之驟而易夫毀也存乎數成也存乎人皆不可不書以告于後之人俾後之人毋墮前績則斯橋之休耿千載而長存也夫

敬牧堂碑



候官陳侯作教牧堂成告于林子曰茲邑之後堂也邑漢為治為  
東侯官隋省入閩唐更置西北江潯貞觀復省貞元復置蕩于巨  
浸乃移今治厥後省置弗常宋元仍為候官入我 國朝因之為  
赤邑寔當郡會之衝嘉靖癸巳如綸奉 天子命來知是邑事顧  
堂宇類多傾圮甚或莫蔽風雨乃憮然嘆曰豈其為身之逸圖夫  
宣上仁達下隱罔非斯出也而蕪陋弗治如百里何爰尋舊牒則  
知前尹張君烜已慮及此請于巡察東厓虞公守愚業許之矣亟  
走白于巡察筆山方公涯公曰可哉肅瞻儀平執度弗容緩也然  
時窶費斂力涼調重厥用取諸帑厥役食諸官遂肇事于甲午季  
夏越明年未訖工今巡察補庵白公貴至復發帑金足之乙未仲  
冬落成計費金以兩計者一百七十有餘焉是故教牧堂成其間

五聯以穿堂東西扉舍門樓吏舍所增飾者前堂贊政廳大門儀  
門土神祠申明旌善亭二庫藏一舊吏舍十馬規制斯脩矣且是  
役也憲副陸公銓郡守胡公有恒蓋始贊其議而一時在位宣政  
提刑藩臬諸公諸郡大夫胥督率之以底于成焉願吾子記之以  
詔于後人林子炫曰夫吏茲土者非一人者矣方鞅掌于戴星之  
勞而製錦之室漫勿知重也舉百年之廢典成一邑之偉觀非陳  
侯其曷能之抑陳侯善為政哉夫政者德之與也牧者愛之教也  
德以立教愛以廣牧惟牧能愛惟教能德愛者德也德者牧也夫  
子曰脩己以安百姓教牧之謂也吾聞陳侯濯痰煦寒簡靜平易  
不困于簿書不尚乎刑罰故和風暢達惠澤旁流興是無難也即  
不知古之循吏何以加諸焉吁教牧之旨自侯發之亦惟侯允蹈

之後之居于其尚念之哉侯新治甫畢三載奏績膺召入朝其必  
推一邑之仁而仁于天下乎炫不佞敬記于石侯字德宣蘇之太  
倉人起家壬辰進士察佐陳承賓葉簿文節亦與有其勞者例得  
以附書

福清修復南河碑

福清巨邑也厥南有龍首河舊名鹿角溪蓋西受諸山之水迤邐  
而南東放于海潮汐往來直邑之衝有橋二焉北橋四址中為洲  
居民十數家南橋十有四址橋首有亭翼然初水由南橋而行風  
氣凝固形勝完美寔生哲人厥後亭燬河漸淪徙水行于北勢如  
覆弓且近城郭移醫弗常識者病之嘉靖壬午省菴陳尹迺始創  
修復工甫畢會擢御史去癸巳朱尹冕繼之時則頗煽浮言虞害

其私巡察侍御筆山方公涯僉憲諸公併乃躬涖相度辨利害點  
請張曰河必當復也已于是置石堰導水而南事既就緒浮言亦  
息明年甲午邑士登科元魁聯出論者歸諸山水之應氣運之還  
理或然也無何乙未洪水為災堤壞河又北流適省庵公擢闕僉  
憲至爰偕少忝懷古吳公大本亭村諸公白于今巡察侍御補菴  
白公賁曰斯民之願也河不復民患曷寧歎白公曰然毋棘毋徐  
惟永逸而利可矣乃屬程尹途經畫之植以勁木塞以巨石亘以  
長隄砢砢砥柱官不知費下不知擾河水南行途人歌舞程尹具  
陳生浚介譚簿用走九曲山中徵林子記之炫惟茲河闕于昔而  
章于後徵于人而會于時要非偶然爾也夫河而邑學則宜環曲  
歡騰衆庶則匪訛之能惑也况人文之宣朗有鬼神有之默相焉

是故省菴既遷而復竟其績群公協心而成昭于遠偉哉河之修  
浚誠不可緩矣繼自今涖斯土者必周防之毋墮前功生斯地者  
必謹視之毋忘上德則被澤一方而休光垂諸千載矣嗚呼尚念  
之哉抑是役也巡察侍御蘇公信憲副陸公銓首先其議者郡守  
明公有恒別駕朱君世忠胡君瑞陳君璠楊君嘉慶節推桂君榮  
昏贊其成者而周丞瀾陳尉釗與有其勞焉皆當特書義士而下  
四四人奔集惟勤例得以附書云

清白堂碑

清白堂者何閩運之後堂也何名乎清白志夢也明志也名之者  
誰都運景溪子黃子也何言乎志夢黃子夢也黃子曷夢之黃子  
正德丁丑來視篆于斯也堂之前若後若門若樓亦既新之矣是

堂修于戊寅高與親素改觀焉未名也乃己卯六月之望黃子寢  
于堂而夢焉夢一偉丈夫揖之曰堂名以清白可時榕江林子炫  
在側丈夫曰林子宜記炫應曰諾黃子覺而喜且以為異遂名堂  
是故志夢也炫方有事于鍾山黃子過告之故曰奇哉子速記之  
炫曰嘻信奇矣是固黃子之志也歟何言乎黃子之志蓋黃子則  
真志乎清白而夢之也夫清白士君子立身之本當官三吏先焉  
伯夷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聖于清也孔子白乎淫而不緇聖  
于白也漢之楊震四知卻金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不亦遺  
之厚乎清白之名始著其清白之衰歟今之入官恒樂崇逸職之  
運者每憚其煩而病其澆不知財賦國大務也大學平章拳拳  
理財之訓取之民不若取之商椎鹽也非理財之一端乎而理財

者固宜清白之是謹矣是固黃子之志也然世之清白于其始而終或難于其勉而安或難于其跡而心或難震也似矣曷與乎行乎于昌密而無暮夜之投邪乃所願則學伯夷孔子也學伯夷孔子則終也安也心也盡之矣黃子名聞古字時準廣之東莞人起家于成進士由戶部郎至今官慤而毅敏而不流清白之操久而不渝故形之夢名之堂徵之文詔示夫來者之勿媿斯堂斯名也夫

重建武夷書院碑 代文安公作

武夷五曲大隱屏山下舊有書院創于宋淳熙間子朱子文公辭江東使節賦祠祿居之講道所謂武夷精舍是也有仁智堂隱求室止宿寮觀善齋寒棲館石門塢晚對鐵笛二亭瀆溪有釣磯有

茶竈朱子自為叙及詩韓元吉為記淳祐間子在孫鑑知縣陳樵子一修之部使者潘友文彭方置田以贍士咸淳間又建古心堂于其外元季悉燬于兵 國朝正統戊辰八世孫洵澍復建中堂祀公以黃文肅幹祭文節李通劉文簡燦真文忠德秀配焉歲久傾圮正德戊寅巡按御史華亭周公鵬蒞閩道武夷拜瞻祠下徘徊嘆惋若曰甚矣祠宇之敝如此何以崇德風學而勵世乎爰屬建寧郡守張君文麟重建之為堂為兩廡如故而崇廣加焉為儀門為綽楔扁曰武夷書院前為樓曰極高明下為甯條齋沐之所然稍視堂不相直山形地狹故也二亭左改大觀右仍晚對其經畫詳密多周公手授焉其屋宇不過高以避山風其簷牙梁棟去雕飾以圖堅緻其材伐之山為多其費公節其役公徒民無毫髮

之擾而書院告成焉呼崇道之舉也盛哉朱子之道吾夫子之道也朱子之道明則吾夫子之道明也朱子之祠可廢而不講乎或曰朱子祠之國學祠之天下其書院在建寧則有考亭有雲谷有寒泉湛盧若是武夷雖一廢也庸何傷而不知諸院皆繫諸一方人得至其門者或寡矣武夷山水名天下五曲又武夷山水之特秀者苟至閩孰不欲一至武夷苟至武夷孰不欲一至五曲而閩所謂書院乎書院為朱子著述之地遺踪故址觸理感心又孰不欲高山仰止思以聖賢之道自期而自勉乎然則武夷書院之建不可緩也周公嘗屬記于予頌予老且病無能發明朱子之道為可媿漫書此刻之貞珉以誌後學云爾

古田徐侯興學裕民碑

長民之政先禮樂而後簿書崇教化而畧刑罰夫達以理禁威以束強察以稽隱卑以悅上此四者一時功利誠近矣君子不貴焉知非道德以敦俗習經術以潤吏事者也是故漢史氏曰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所居殷富所去見思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乎然兩漢四百年間傳循吏者又何其寥濶希遇也以予觀之叔季之世稱述治理大獲民心蓋空谷足音云今海內名為循吏一夫得情于室鳴絃庠序章逢翕然頌美殆猶翠蚪之階浮雲絳螭之翼疾颺也豈不尤難乎哉桐湖徐侯綜文明經登科筮仕應宿而宰百里佩綬而蒞古田侯甫下車加志黌校宏業青衿月旦望輒肅衣冠敬謁先師炳薌于爐再拜者二退即講堂周旋升降貽矩五倫之教解頤經史之旨魚魚雅雅竟日罔倦諸生中穎秀者迪

樊尤勤貧乏者資振勿怠嘗以本邑科第鮮少仰觀樞星之門逼  
近市廛法度湫隘非宜也遂以白金百餘兩廣易民地刈穢畚新  
與壇端潔乃作正門屏墉崇樹丹雘炳煌奕奕學宮廟貌孔嚴過  
者歎歎焉若夫竊立里社以訓顯蒙政暇輒至其所為之正句讀  
歌古詩示以趨伏之儀開以敬愛之端由是閭黨之間誦誦不絕  
童叟嬉遊有和平氣象云雖然不特此也有夫棄婦而逋者姑訟  
婦以重典侯辯釋之三月而夫歸有父訟子不孝者侯杖其子諭  
其父懇懇憫導卒父子如初他如折薪却供賑荒有法催科遠無  
擾寇盜遠遁水口戍兵之不增福清糧價之不溢所以阜財育物  
衆瘼自蠲侯安輯之功不可誣也侯得報政邑博陳子一德胡子  
仕濂謂諸生曰嗟徐侯興學裕民之譽章章如是誠鴻士之遠猷

哲人之立造也匪文以記之奚勸乎于是弟子員趙旦林鎬余應  
麟陳昌言魏煒輩進而言曰古田自唐置令千餘年矣今之遺愛  
有碑者李公堪一人而已乃今見徐侯焉侯視我民真赤子也我  
民視侯真慈父慈母也請刻石于侯校舍之側以永侯之休焉乃  
曹詣林子白鶴圃居曰願畀之一言匪直徐侯之甘棠斯山川之  
光也已林子懽然而起曰有是哉余昔卧九曲之陽則聞福清有  
徐尹者力抗中使采辦薰灼之勢騰牘巡察諸司中使握手戒莫  
敢犯巡察諸司義而予之豈即若侯也邪曰然林子遂不辭而記  
之曰侯名建字曰中浙之餘姚人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徐  
侯之謂也夫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記十四首

累朝恩命錄後記

不肖男世璧編梓

自臣高祖而下逮臣炫凡五世踵受累朝恩命之錫誥凡二十有一勅凡十有四以階曰文林郎四承德郎二奉直大夫二朝議大夫一通議大夫三資政大夫亦如之以勳一曰贊治尹而太子太保之贈文安之謚則臣祖既歿之殊典也以封號曰孺人五安人宜人各二恭人一淑人四夫人三上世祖妣多被身後之贈獨臣母鄭躬受三品之封而具慶之榮寔自臣始此臣歡欣慶忭寔百倍恒情者也謹因續錄之成僭綴數語于末簡於戲思

累朝之鴻恩則當竭忠以圖報稱念累世之餘澤則當朝夕黽勉毋忝于所生也臣既以自幸亦以自慙且因以自懼云嘉靖甲申春三月南京禮部儀制司署郎中事臣林炫稽首拜書

靜觀樓記

劉子有讀書之樓曰靜觀林子過之問焉劉子曰吾其誦萬物皆自得之句也而獲我心而吾居僻市吾樓僻居僻生靜靜生觀故曰靜觀何如林子曰請言其觀劉子曰方吾之端素几凝香四境聞寂賓客不來則觀乎隆然而上者墮然而下者戔戔然而峙者渾渾然而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或巨或細或長或短或廣或狹或冷然而風或蒸然而雲或飄然而雨頃刻千狀雜然前陳目睫之下何莫非道乎吾接之不暇而用之無窮故曰靜觀何如林

子曰大哉觀乎至矣盡矣然吾之觀異於是劉子曰可得聞歟曰子知天心乎方寸之地爾妙神明之德涵虛靈之天亦若有靈然墮然戔然渾然者矣亦有若飛潛動植巨細長短廣狹者矣亦有若冷然蒸然飄然者矣吾反觀而內照之俾心與理游物隨心化心一太極也身一天地也抑不知物之為我我之為物則生色色于吾前者祇見其贅耳奚假於觀乎子讀易者也易之觀曰觀我生君子無咎頤曰觀頤自求口實皆自觀也善觀者也劉子曰吾將以子之觀觀乎內以吾之觀觀乎外其庶幾矣林子乃錄其語為靜觀樓記

郵忠記

武宗皇帝以正德己卯三月南巡狩時議洵洵大臣間有止之者



勿聽于是翰林修撰舒芬輩七人吏禮兵刑諸子部行人司合同  
官百七人暨工部員外郎林大輅輩三人先後伏闕下力諫大  
畧謂陛下守祖宗之業今天下罷敝災異迭出脩省恐懼猶日  
不遑奈何輕信姦臣江彬輩極意遊觀臣等恐變生在內則欲歸  
無由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且車駕所經道路騷然父子夫婦離  
散雞犬不寧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極耶工意未回  
于是郎中黃鞏陸震員外郎夏良勝主事萬潮博士陳九川又各  
抗章獨諫醫士徐鏊以醫諫指揮張英以死諫疏入先帝震怒  
俱令跪午門五日人褫衣杖三十杖者五則易一杖為首者謫外  
餘皆奪俸半年獨諫者人杖五十下獄罷職死于杖下者十有一  
人鏊英編戎籍先帝亦自是悔悟為報南巡至于八月始討江

藩罪人而出焉禮部員外郎馮君伯清百七人內之一也馮君時  
為祠祭主事體素羸弱受刑之日昏憤氣絕家人曳歸飲藥乃蘇  
伏枕數月肌膚始完而血脉中傷頗成痼疾君猶勉起服官政庚  
辰冬轉主客明年正月前疾復作竟不治某月某日也嗚呼悲哉  
今上皇帝嗣統之日即詔寰宇申諸臣之忠死者贈祭廕叙又  
用言者于諸臣加俸旌之馮君卒後時不與斯二者特令有司  
明卹其家給食米若干石恩至渥也其孤秉儀扶襯南歸將刻文  
于石以紀其事嗚呼方諸君子之諫予卧病山中聞之始而驚繼  
而憂終而悚然嘆曰此我國家百餘年來僅一見者也諸君子于  
國家養士之恩可謂無負矣然由今觀之諸君子亦盡其在戎  
而已安能必先帝之聽又安能知有今日之旌先帝容諫于

前今上錄忠于後所以扶世教勵人心至矣國家于諸諫臣  
抑可謂無負哉庸書此以為為臣者之勸云馮君名涇慈溪世家  
甲戌進士卒之年四十有四也

遊西湖記

余夙慕西湖之勝恒以不遊為歎今年北上由口直城達吳山湖  
岸一望得句曰雖少壺觴付佳景却無波浪在平途同年陳戶部  
台峰曰將以明日別于湖上同客為栢崖少恭也已訂王梅洲矣  
余適台峯曰余不入城達官貴人俱不見而事遊未安乎台峰曰  
何傷也固有故事余乃果往湧金門台峰迎余登舟既則栢崖梅  
洲至舉酒相屬由湖之西而北至孤山四賢堂取冠服再拜小酌  
亭上四賢李泌白居易林逋蘓軾也至岳廟再拜廟前有檜高檜

妻王銅軀反接而跪遊者多以物敲其面面為之豐缺或疑其妻  
衣露上體太褻予曰此不足以警奸回耶後殿塑公夫人若子若  
婦若女象于兩廡榜曰一門忠孝雖于禮經不合而益見好善惡  
惡出于人心秉彝之公如此右為公墓左右列墓二云為二子前  
一檜樹人分其本至中五尺許橫以槌如跪狀亦奇矣墓枝南向  
信然墓上老梅亦甚古絕登遺象亭象刻于石一老者為武穆之  
後以宋誥二來觀其一高宗親書烏呼檜不足責高宗親值國家  
傾危而一飛不能用可恨也已過張憲新廟憲塚沒已久近得一  
碑于土中篆文張烈文侯之墓乃即其前廟祀焉其旁有二墓或  
曰亦飛將或疑憲墓不可見而此封獨高疑為後人所葺限諸垣  
外明日又遊大佛寺登千佛閣兩日得詩八首

水雲居記

水雲居者水雲居士之所居也居士自金陵歸踰伏于瓊河之上  
 蓋踰月而為園又踰月而為居踰時而居成又踰時而園成中為  
 草堂水雲居也左右二室曰定性曰求心後為軒曰梅花洞北有  
 池曰受月植荷滿其中有橋跨而過之曰步荷西為樓曰靜樂堂  
 之南修廊數武曰捫腹處下為堦曰葵堦為徑曰竹徑為坡曰萱  
 坡為圃曰菊圃外為門曰寄隱而日加鎖焉面堂及旁隙地則雜  
 植松柏蒲蘭橘柚荔枝種種此則居之大都是故時雨過而紫  
 翠生清風來而八窓啓遙岑月出萬籟自鳴寒潮不波霜淒而葉  
 下此則居之四時也至于碧天如鏡雲影去來四無人聲惟聞鳥  
 語既而夕陽在山漁歌互答此則居一日之景也居有古琴二有

茶一局書萬卷有茅筆藤床香鼎茶竈此外無長物也居士或焚

香而坐或列書而觀或開門而望山峩峩然或沿流而聽水泠泠

或呼童子提壺灌花汲泉煮茗或脫中草字或倚闌賦詩客至或

清談或鼓琴或奕棊村醪野藪賓主盡歡此則居士之高興也夫

斯居也不踰數畝居士乃自顧而樂之若與世相忘者豈非過且

僻而不自知其非者邪或曰子有取于水雲何居夫川上之嘆浮

雲之喻吾夫子示人切矣居士學道而未之聞克己而未之去前

瞻于雲後顧于水豈不惕然而省乎雖然水萬折而必東雲起膚

寸而彌彌六合居士抑豈敢忘天下哉庸記于居以益勵吾志

滕氏歷世遺像圖記

甌寧滕氏其先河南鄧州內鄉人也宋南遷遂家于建為甌寧人

元以前譜牒莫攷入

國朝始祖諱旺字通甫配康氏生五子族岐為二惠州知府康監  
察御史祐東之良也西族之祖曰乃生字子慶通甫君之季也贈  
禮部郎中配葉及黃皆贈宜人子慶生子員字尚默以禮經鄉薦  
官韶州同知轉祠祭郎中正統己巳土木之難死于王事焉配劉  
封宜人尚默生弘字可大補邑庠弟子員以禮部廢入胄監拜邵  
陽令配程可大生鏞字良聲游郡庠配黃俱早世良聲生澍別號  
素履素履生鶴齡字子仁遊學三山余得以為友者也一日偕莆  
士翁子宗祐造余草堂曰鶴齡聞諸庭訓曰吾少有志績述前休  
中經家累弗果今遺書如山界汝汝其念之又曰吾懼先世之潛  
德弗昭也摹列祖遺像聯為巨帙像之次有贊焉有誌焉有傳焉

用識顛末佑啓後人然未有會而記之者汝其圖之語畢再拜曰  
願先生教之余辭不獲則告之曰今夫父死之於子弟也重而誨  
之對偶長而誨之文章所以期望之者科第達官已爾其得科第  
達官也則為之喜其弗得科第達官也則為之愠其子弟之自期  
自喜自愠也猶夫其父死也而無望其子弟其躬為聖為賢者天  
下皆是也嗚呼惑矣天之生是人也界之以理為聖為賢之具無  
弗在也使天之生人獨責之以科第達官而不界之聖賢之具猶  
可誣也天界之而人自負之無乃不可乎人皆可以為堯舜塗之  
人可以為禹其小而格之也富貴利達一念之失害之也惜哉是  
故君子之訓其子弟也必望其為聖為賢毋徒科第達官云爾雖  
然為聖為賢豈假他求哉孝弟而已矣忠恕而已矣所以先祭其

祖考父兄者為何如哉世俗趙孟之貴人爵之尊浮雲之過太虛  
耳子仁方潛心于性命之學其志業遠大未可量也予故告之以  
此且以勗諸其後人焉

惇菴記

太宰建安楊公揭惇于菴蓋志傲也言曰吾讀讀乎而一其機也  
吾汶汶乎而御其本也是故事之勢于前境之易于外孰為之吾  
懼焉勿難難也勿易易也勿可可也勿否否也慎而探之睿而即  
之必求厥中以成于理焉而行之未始朝夕忘也斯惇之符也夫  
炫曰夫惇者思也思者聖功之本也天下何思淵乎微也孔子曰  
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是故思之又思之神明將通之靜則思虛焉  
動則思直焉達則思行焉處則思守焉惇之時義大矣哉宰公之

油然而謙光也毅然而剛正也坦然而大也洞然而和也昔之秉  
銓而惇乎平矣刺州而惇乎治矣督文而惇乎範矣秩宗而惇乎  
寅矣度儲而惇乎節矣勅武而惇乎壯矣憲南而惇乎綏矣宰衡  
而惇乎賢矣茲也明農于野貞素粹履里閭化之所謂子弟從之  
孝弟忠信者也而勿忘于惇猶武公之日誦于柳也夫聖門傳心  
之學一貫之旨也學者不難于一而難于貫天下之通患也故孔  
子教人往往致謹于視聽言動取舍進退之間下學而上達中庸  
之明誠大學之格致皆是道也若夫六經糟粕之論舍人事而趨  
簡徑外跡求心認欲為理已訖然肆蕩然狂決與聖人之道異矣  
嗚呼必如宰公之惇以至于無思然後足以盡天下之理足以繼  
聖門之傳也炫不佞乃僭為之記焉

迎旭軒記

旭者始出之日也詩有之曰旭日始旦是也夫日陽精也其體剛也其用明也君子之學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蓋亦從其類也是故非剛無以致其力非明無以察其幾剛者勇也莫勇於顏子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明者知也莫知于顏子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所以法天道之健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所以養夜氣之清也夫當衆陰固伏之餘而忽睹初升之陽出于滄海之東麗于層霄之上光射軒窓之間而吾胸中晰焉如鑑止焉如水一塵不生萬感俱寂斯時斯境有不內顧而自樂者乎予以見君子之學焉候官宋子肇材嘗構屋數楹為讀書之所揭

其楣曰迎旭嗟乎其篤于為己之功剛以致其勇明以發其知為君子之學者歟宋子勉乎哉旭者在天之日也心者吾身之日也日也有時而食焉及其更也無損焉心也有時而蔽焉及其還也無失焉是故省存于幽獨之中格致于事物之理求之必極其精操之必極其約勤而行之敬而守之夫然後無媿于心而旭之昭然明著不在穹空而在吾方寸中矣宋子勉乎哉吾聞子之大父拙齋先生向官地曹與先祖文安公交莫逆文安公嘗言拙齋為人純雅古君子也吾伯父舉人之喪拙齋不遠數千里寔携以歸雖家人輩不以告也蓋防俗忌焉耳及舟抵于埧家人輩始知之而驚也拙齋之篤友義厚鄉情如此詎有他哉亦力乎善而已矣予因記迎旭之軒而併記之以示兩家後人當世講其好而見予

之不敢忘也夫

榮隱堂記

新都佳山水東北邑曰北野今績溪也乳徽二流合離如績風氣  
完闕寔鍾畸人高年而隱者曰屏嶼胡隱翁夫隱翁也者天地屋  
廬也四時輿馬也萬籟音律也雲霞朋侶也芝朮飯糗也芟荷衣  
袵也其靜也純兮若璞也其動也混兮若濁也或扶筇于修林或  
盤礴于奇石俗執勿至門塵囂勿入耳人咸曰隱翁隱翁云吾聞  
參藩大夫承菴先生翁之伯子也間語某曰走昔筮仕荷 聖天  
子推恩封吾翁為御史玉軸龍章輝映草木烏紗易服行樂邱園  
鄉人皆以為華也翁顧勿華之質直自抱澹寂無營猶夫舊也方  
走有闕之後懼無以為養乃面靈山而築堂奉翁居焉君子過之

署曰榮隱上為樓用資遊眺曰極高明翁日徜徉于是頗安焉願  
吾子記之為吾親壽某曰夫肥遯于閒曠之野之謂隱有其隱而  
無其辱者大隱也尊顯于軒冕之貴之謂榮有其榮而無其勞者  
真榮也是故隱則壽榮則樂浮游于萬物之表而壽于名壽者壽  
之壽也夷猶于恬適之境而樂于心者樂之樂也隱而樂者德也  
存乎己也榮而壽者時也繫乎天也畜于德斯適于時矣慎于己  
斯厚于天矣吾聞隱翁處于江湖鄉閭化之敦乎有德人也承菴  
君宣猷薇省仁以煦之威以率之介以持之昭以理之闡之人有  
甘雨之仰而海內致台榭之望焉久矣夫非德之溥也而有是乎  
哉雖然翁暇而登樓超然有以矚其高也洞然有以納其明也斯  
足以極高明乎噫嘻高者必修其本明者必守其虛本者吾之氣

也虛者吾之神也君子和柔其氣不為欲撻也冲養其神不與物  
離也則形從而神全矣是故壽而且樂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遲又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隱之大而樂之真也夫

滄溪記

江南之水多稱溪焉蓋水之注川者曰溪江南多山故多溪也浦  
城居閩之北厥壤高山尤峻薛水極清駛滄溪者其尤勝也隱士  
徐子居之徐子質而好禮和而勿華鄉之善人也吾友鄉進士曾  
子友之乃上春官歸道浦城徐子迎而告曰君之鄉榕江林子識  
之乎曾子曰予之隣也徐子曰夫子之居滄溪也溪之樂予有也  
無以為溪報余欲溪之有聞于後世也聞之非文不可也予欲得  
榕江子之文子盍為我圖之曾子既抵家而休乃以徐子之使見

林子于鶴圃竹梧深處曰走既諾之矣不遠數里而來意則誠矣  
且知重榕江之文也願毋拒焉林子一再辭勿獲遂援筆而記之  
曰夫水之出也濞于河澨于濟瀾于汶波于洛潛于漢澣于淮沱  
于江洵于過沙于瀨瀆于汝滄溪之出也必有本焉徐子之樂是  
溪也抑能知水乎歎逝者之如斯利萬物而不爭也潤下惟功朝  
宗惟志聖人之心合乎靜也知者之好合乎動也是故水之德也  
盈而後進柔而無為浩而不屈勇而先赴量而克容通而固滯清  
而蕩穢弱而難犯可親也亦可尊也可循也不可毀也可以樂機  
可以觀象天下之水皆然也而况乎滄溪極清且駛者哉徐子借  
滄溪而隱滄溪借徐子而光而予言又借滄溪而永三者相尋亦  
非偶也惟徐子毋忘斯溪焉可也



山屏洪氏祠堂記

林子竊喟夫世俗云崇禋真宇侈為居室者比比然矣先祠一椽片甍靳勿色與獨何心哉故士仕而歸克葺治祠舍以敬事其先者予輒嘉歎以為人所難能也何也仁以敦孝知以重本義以輕財禮以衍儀匪仁昌思匪知昌與匪義昌成匪禮昌定是故匪祠之難難乎人爾乃莆南力壺山下洪氏祠堂林子聞之同寮霖原黃子曰樞官戚洪氏其先鄱陽人始祖諱原字道先行十一宋天聖甲子從其兄大理評事轉武德大夫受勅總戎福建因家于莆孝義里世孫中夫登馬涓榜進士歷河南知府國子司業曾孫溶御史大夫領鄂州制置兵馬使封裕國公溶之兄濤知興寧縣遷國諭溶之弟注荊州叅軍副使五世孫獻可邕州司法以文獻世

厥家有如此者至元七世祖諱光自惠陽徙南方號山屏稱山屏洪氏有祠焉在祖居之東蓋六代祖無蓋之第也壬首丙趾祀始祖下逮高曾歲久傾圮宏治元年戊申族衆改作己酉冬落成前為堂後為寢高二十尺深三十八尺廣如之且羸三尺焉董事者挺相力者諸昆弟森柚橋樞也祭田其畝七十餘歲收租穀其石二百隸祠供祀厥後六世孫恂等又修寧海吉祥祠祀五代叔祖壽嘗造橋施田者修柯山蓮峯祠祀十二代祖監視八代祖宣義高祖徵士次第咸秩嘉靖癸巳孫子誠者致廣州判歸則又捐貲增飾之一新別創小宗祠于總祠之北以祀乃祖父堂寢庖庫重門周垣爰亦有祭田附焉霖原子者廣州之館甥也遂徵諸林子記之林子祖妣黃夫人霖原之曾祖姑也辭勿可記曰山屏之祠

作于前而繼于後家于是乎嘗烝矣夫諏辰潔除犧牲齎盛采服  
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宗祝道辭雍雍濟濟如或臨之于是乎  
尊敬孝老比爾兄弟睦其族人結其親睦弭其百苛矧其讒慝合  
嘉好而億上下以申固其姓其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有事乎是  
故禮有本有文誠敬者禮之本也儀度者禮之文也苟誠敬勿中  
存則心志驕怠精神外越雖趨滄灌獻而祖考靈爽判然與我不  
相關涉矣可不懼乎是故為洪氏之孝子慈孫者尚其惕然有感  
于斯而益引之于無窮也夫

榕江八友記

榕江子山人也嘉靖庚子秋拜明詔起家為膳部大夫束裝將  
出門忽夢有自稱江上丈人向榕江而呼曰子果哉行乎去我而

趨魏闕乎榕江子默無以應也丈人指所從八友者曰若不念若  
輩也邪榕江子問八友者誰也八友前道姓名曰桃浪生松陰居  
士雲起子潮平野客野橋漫夫秋水叟雪亭老農烟海釣徒榕江  
子曰嘻是予嘗同放舟携琴者邪嘗同觀山濯足者邪予尋詩獨  
步所與語而合者邪岳綸江門一舉而連六鰲掀髯對余而大噱  
者邪中夜指畫易象下階掬花六出者蒼茗啖我之老農邪予釣  
罷訪友而論六物爛醉矐目而不我答者邪八友者曰然也子也  
昔日如我何我也今日將如子何榕江子曰子之責我者是也雖  
然君命召不俟駕禮也矧世臣義也出處道也余也敢私吾身  
乎哉雖然吾亦籌之熟矣子曰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子姑俟我烟  
雲水石之間吾必有以藉手而見羣子是歲九月戊午榕江子林

炫記

兩川琴適記

昔不齊氏學于夫子往治單父拊絃鳴琴身不下堂百里皆治夫  
 民社之寄朽索奔馬政訟之集琴絲小鮮果清角號鐘措擊之能  
 工落霞流水操縵之盡其妙哉我知之矣夫子詔之曰舉賢者百  
 福之宗也如山淵然勿可極而度也陽晝語之曰若存若亡厚味  
 之飭也毋若陽橋然板綸解而棄也于是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  
 諸孤而樹於禮焉三事而益下三得而益親善書之而引肘也車  
 駟之而尊者也故四肢佚焉耳目全焉心氣平焉百官理焉單父  
 之治夫子稱之曰君子又曰不齊所治者大夫夫豈易乎吉水兩  
 川歐陽先生績學懷珠明經振轂鸚飛上國鳳止海隅應宿而列

即官佩綬而宰閩邑始焉子產之嚴威如烈火繼焉蕭育之課不  
 對后曹侯曰治邑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小絃絀則大絃  
 緩矣退食公所日取琴而調之閑邪納正宣和養素尊情理性節  
 氣怡心或鼓南風之曲或奏龜山之吟大聲濁以溫而弗誼也小  
 聲廉以折而弗澀也由是通萬物而協四氣合神明而窮變化白  
 鵲雲浮玄鶴庭舞何人心之不可感而政化之不可成哉是故寬  
 以仁衆肅以濟時惠以阜生恪以承業仁則不悃濟則不攜阜則  
 不匱承則不違才行闡茂風抗其高式教迅揚胥應如響曾未數  
 月名實昭上下矣士有張子元稜者棲遲蓬嶠之中獨蒙騏驥之  
 遇爰申頌章標名琴適傳之播紳遂成詠和炫也不類敬掇斯篇  
 以贊同志

恕齋曾公憲伯祠記

博羅憲伯祠祠恕齋曾公也公諱祿字汝學起家成化辛丑進士知武義縣擢御史浙臬提刑副使宏治乙丑奉表覲賀便道過家卒年五十一公之子孫輩為公立祠先考少保康懿公為南少司馬嘗割俸以相其後且勗之曰祠成吾當記以見闕之遺愛云蓋先考舉乙卯鄉貢士時恕齋公憲巡閩監臨文闈條範詳慎遴選嚴明號稱得人而公負憲肅度風裁凜然至于雪寃徵賈墨節冗費禁強橫匪立異以為高亦匪徇人以為悅故至今名察治者必首公焉嘉靖辛丑公之子應琳走使入閩告康懿公曰祠成願公記不意康懿公已捐館舍越三載復書謂炫曰此先公之志也願卒成之炫哀疚荒塞之餘執筆隕涕何能文乎願公之令名

永貽先考報德勿替賢子孫孝誠彌篤紀其詳以示來者固辭勿可烏呼公筮仕當國家全盛之日始而宰邑力平巨寇居言路侃侃八事納忠戚畹違禮彈劾勿避載巡于蜀綜文取士猶夫闕也蜀江竹木屬有私取病民者輒虐于法群吏悚懼天下方仰其大用而公不可作矣先康懿公家庭訓語往往舉公之猷行嘆以為難及夫一家之景慕如此一省可知也閩省之景慕如此于蜀于他方又可知也是故祠宇之建雖出于後人而凜凜甘棠之思亦有不可泯者焉公門下士若臬少司徒新山顧公珌福少叅伯雲岐林公文績郡別駕耘齋陳公鏊咸致奠祠下為公之雲仍者俎豆蒸嘗惕然本源之念霜露之感可謂知所重哉是為記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不肖男世璧編梓

傳七首

石處士傳

處士蓋研和氏之後研和佐庖犧氏造書契有功後有從軒轅氏  
 度四方撫萬民賜姓帝鴻氏族始蕃子孫喜擇溪山勝處居之遂  
 稱石氏石氏族遍天下居端州曰石巖氏居青州曰石絲氏居歙  
 州曰石星氏居淄州曰石崔氏居登州曰石駝氏洮河有石深氏  
 成州有石粟氏潭州有石谷氏夔州有石黥氏維端州望族也有  
 司歲登其良以備任使不取者終身澗壑不求進也其人好漁于  
 津風日所熾輒多黑色目清碧炯炯外射如鸛鶴故人見之不問

可知瑞州也處士瑞州之尤材者名虛中字居默高祖諱風在晉  
與王右軍友善右軍書妙萬世有相之道焉曾祖而下隱德勿耀  
處士為人端簡而凝重器度坦厚少習兼愛之學嘗曰如有用我  
者摩頂放踵吾何惜焉然不以語人有問之者嘿然不對迨異  
人授以吐納鍊形之術遂不食日維飲水數升故最壽抑不知生  
于何時年幾何也量有容或污其面俟自乾而已善俗嘗携蓮房  
擅幅浴于河無間寒暑有譏之者則曰吾既含垢而納污矣而弗  
去之將不謂我貪墨矣乎時包孝肅守瑞聞其名召至幕下欲用  
之愛其峭直類已而中涓潤不及亦疏之故還京師不以行處士  
愈自砥礪于書無不通有試以楊朱之道則赭然見色蓋少之也  
族人與歙州爭名歐陽子右歙州處士曰吾知繹吾如琢如磨

之訓求吾不磷不淄之德誰無知我者與晚乃過東坡居士號為  
知己贈以詩曰介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詩載坡集中坡入翰林  
薦之宣仁召為寶文閣學士賜漆室以居一日有文事召之辭曰  
此非臣所獨能臣與絳人陳玄中山毛穎會稽楮知白交稔若有  
事焉非三人不可蓋其無忌刻又如此久之以功授金紫光祿大  
夫黔州軍節度使加食邑寔封若干戶處士嘆曰吾聞君子用不  
盡其長不爾將索我瓦礫之市懇乞骸骨以歸不允乞祠提舉鳳  
味宮而去遂隱不出自稱石處士云處士別族有金氏陶氏竹氏  
漆氏亦用世而不若處士之族良  
論曰仕止進退士君子立身大閑也若處士始進非求也繼退非  
激也可謂兩得其道者矣世固有昏夜乞哀患得患失者視處士

何如哉若其扶神仙之說而得長生久視之術非吾儒所尚畧之可也

### 周先生小傳

靜窩周先生負氣倜儻好奇人也弱冠值家窶微奮然力穡庶賈以興奉母之暇修宗譜叙昭穆舉祀田春秋祭享皆合禮乃斥其餘周匱乏無吝時有中貴豪右執熏灼先生侃侃勿為屈因得罪困于縲紲瀕死者數志不少挫也事竟白及壯更事既多為人謀悉中肯綮條析是非曲直尤能探衷燭隱里俗或構訟相扇則曰曷質諸周先生得先生一言輒解息去性喜賓友納交皆名士有若庶訪徐公朝儀冬官李公一清尤相雅厚遣之子從之遊匪人則弗欲見也晚歲讀程朱書若有得焉嘆曰聖賢動而能靜天下

未有不無事之人而人亦不可外事以為學也吾侪嘗世故倥傯今老知所歸宿矣乃扁所居曰靜窩以見志子實夫正德丁卯舉鄉薦教之曰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盡尼不行乎甲戌實夫登進士授御史越三年先生受勅封如其官章服在躬不知其為貴也嘗曰吾本山間之老農耳實夫巡貴藩不避強禦及上封事諫巡幸言甚剴切人或危之先生曰御史職也雖死何憾焉實夫叅藩江右值宸濠大亂甫定方將安戢之而嬖倖駐師射利怙威民勿堪命實夫上疏引咎乞休先生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己履險而辭可乎賦四海未清歸未得之句以貽之實夫為忌者中傷左遷漳州推官則曰命也促之赴治未幾未與郡守論鄉飲禮守曰僕亦賓也實夫曰僕所以輔主非賓也執議不下噂沓侈張遂不可

已先生聞之曰止謗自修盡其在我寄以杜宇詩曰喚醒胸中未  
了愁可休休處便宜休嘉靖乙酉冬仲方與客奕忽正衽而歌曰  
人皆好勝我無爭不如瞑目歸乘鶴天地容留無用物從渠黑白  
自相磨俄而仆左右請禱有間曰死生天也巫何能為吾死後謹  
從禮制毋瀆既迷呼者再三曰安矣遂卒享年六十有七嗚呼異  
哉先生周氏諱倚字宗友永康世家考諱禮字伯讓妣蔡氏配陳  
封孺人子男二長文光字實夫予同年友也適會于閩中為予道  
先生之槩如此且泣曰祇不幸吾父亡日祇不在側抱恨終天惟  
茲不朽之託敢以塵君子余愴然悲之詎不可辭乃次第而為傳  
石門應子天彝為先生銘墓叙尤詳覽者可攷而見也石門言立  
于世不朽之託其在茲也夫

贊曰余聞周先生頗解醫術每調匕劑以授病者多賴以生或酬  
以泉帛則咲而遺之曰吾豈為是哉嗟夫若周先生要其終而論  
之其得于靜也深矣靜則一一則無欲觀其處患難而勿撓脫死  
生而勿懼使其得聖人而師之吾不知其所止矣是故太史氏曰  
周先生奇士也卓然自拔以成其身以振其家以裕其後人非有  
得于靜不能也信哉言乎

恪翁傳

翁郭氏諱軒字瞻夫號恪齋閩人也生而邱首方面貌豐下而視  
近幼諄訥不為兒嬉年十四從厥考貢齋先生遊湖湘遂雅有江  
湖之志歸而讀書通大義即止不求甚解乃棄舉子業畜古琴名  
畫以自娛意豁如也貞齋登進士知會稽翁侍大父直齋公就養



大父道病翁勤涪瀘湯藥勿懈再侍貞齋知秀水貞齋政績卓異  
內遷為地官郎翁始奉命歸守鄉廬無紈綺習敦族恤窮為克家  
子貞齋及母吳安人相繼卒翁號慟幾絕塋祭一依禮勿苟遺賢  
則志推諸弟妹墓遭水蟻必竭力一再遷勞費皆已力任焉弟少  
惑于譖時傲勿率翁泰然且篤愛之竟得歡洽如初再從弟麟幼  
狄翁延師督訓麟發解至新化尹每曰吾兄之德也配陳氏生子  
四二殤舉波舉湖翁知波必能立乃取先遺書授之曰汝畢吾志  
波果成正德丁丑進士 恩賜歸省還 朝銓注長洲令翁作書  
貽之曰汝其希古循吏毋忝爾祖敬身恤民惟暴怒是戒毋若俯  
仰脂膏以媚取顯位吾不願也波受教惟謹長洲素稱繁劇治行  
乃出江南諸邑上已而迎翁來翁來喜曰吾兒如是吾無慮矣吾

歸矣又曰吾兒不猶偏于剛銳乎其善自克以就厥中乃去長洲  
士民罕識翁面聞翁去乃相與追送數十里未幾長洲以節縮民  
費與權奄抗奄怒將加毆辱曳行道中民數千奪長洲去奄愈怒  
民亦怒謹而詬之有擲瓦石者奄寃誣詞上聞長洲遂遠詔撤禍  
巨測人皆危之翁亦憂慮髮為之白曰吾固知其剛以至此也雖  
然吾兒以愛民獲罪 天子明聖必無他虞先是長洲已陟冬官  
都水主事至是乃謫江藩照磨翁又貽書曰 聖恩浩蕩如此吾  
猶不失升斗之養汝亟往官毋歸波又受教惟謹既抵任念公不  
置乃以公委便道于閩省侍翁享庭闈天倫之樂逾時而病屢可  
屢復遂不起嘉靖丙戌六月三日也壽六十有九翁秉心柔恕行  
直中辨而少文和於接物自奉甚約而祖宗之祠宇必建時祭必

整思先世創胎之艱若厥父母之語言嗜好疊疊以示後人輒泣  
然流涕人有急難若身履其地而為之謀力不能則已受人之善  
終身不忘或施諸人而亡報亦不之較也翁好開口議論天下事  
無道情余嘗候翁病翁衣冠對客談笑竟晷余出告其子曰翁不  
病也旬日而聞翁訃夫瀕危篤而精神言動不失其常如此若翁  
可不謂一鄉之善士哉翁繼配陳氏陳儼王夔伯其婿也余友冬  
官莫逆知翁舊矣謹按劉子實夫狀為之傳以附家乘焉  
贊曰易曰視履考祥予觀恪翁信矣蓋翁之行善矣宜有冬官以  
承其後也然使冬官即擢以去不遘事變則翁病亦未始能歸胡  
以有今日親啓手足而獲自盡其誠哉夫冬官上得以忠于君  
下得以孝于父乃天遺之以為翁報是故天道果不爽而為善者

可以勸矣或疑翁近拙者嗚呼翁太古之民也世方巧偽而翁獨  
拙焉拙乎拙乎其斯以為翁  
兵部尚書前福建叅政劉公

劉公大夏字時雍號東山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  
成化中由郎中陞福建叅政巡視海道于時兵弛儲乏公遴選軍  
職分統水寨諸兵更造戰艦數百立法操練兵始精勇擒剪巨寇  
海道肅然尤清謹自持居官不以家隨善事伯兄禮敬如父歷任  
戶部侍郎總督兩廣都御史兵部尚書負天下重望 孝廟獨被  
眷遇大政大疑召至帷幄面與叅決雖左右貴近有不與知致仕  
去遂瑾構害責戍甘肅既而復職卒于家不請祭葬 朝廷特卹  
加恩謚忠宣論者謂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

處大事如子明信為國朝第一流之人物也  
吏部尚書前福建按察使馬公  
馬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任御史天順未陞  
福建按察使公性剛而量宏與人不求備執法不徇在閩二載威  
望赫然有所興革乃力任之一時屬吏振肅仰其風采而婦人孺  
子亦知其名初按察使司正門由東出公闢而南東西建坊改為  
新街規制宏偉寔公創焉自憲使入為大理寺卿副都御史都御  
史兵部侍郎尚書十五轉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歷事五朝足  
跡半天下其嚴重果毅之質閱深博大之才經國廟堂折衝尊俎  
誠昭代之元老一時之偉人也贈太傅師謚端肅  
書郭貞齋傳後

按福郡志載貞齋公初知會稽值歲侵不待闕白即發廩賑之全  
活甚衆載雙湖為公立傳乃歸之任秀水時何邪豈二事邪雙湖  
必有據也志又載公鑿塘泄水以備旱澇相地肥磽上下其稅知  
秀水即省浮費洞悉民隱而興革之且才智恢弘足以相發因有  
郭天堂之謠居家尤清謹事繼母以孝聞斯皆戴傳之所畧也公  
被召入為戶部主事未及大用而卒當時士論蓋深惜焉公之孫  
方巖子澄鄉宰長洲邑大政繁不勞而集且不避強禦風裁赫然  
可謂善繼公之志也進工部主事左授江藩照磨再起知蕭山俄  
而報罷蓋未究厥用又祖孫一轍焉夫貞齋之未究厥用天也方  
巖之未究厥用天邪人邪抑以見人心士論之公而已矣人心士論尚  
君子之所以必為善者恃有人心士論之公而已矣人心士論尚

不可恃以為安則為君子者不亦難乎雖然勿求人知而求天知  
勿求同俗而求同理先正有是言也方巖子植躬懋學其有得於  
此乎方巖出此卷令炫書跋炫不佞仰前輩之遺矩歎叔世之頹  
風蓋重有感焉故不覺其言之覩縷云

東野翁傳

東野翁姜先生諱嶢字孔顯以字行東野號也隱居豫章淡里翁  
智識軒達襟度坦夷剴直之氣不可撓屈戚友中有行違禮義者  
輒面發亦大聲詰責然無他隔人知之亦不忤也用是鄉人敬重  
之稱曰東野翁云翁生有淑質童年屬對能作奇語既長益肆力  
經史攻舉子業下筆滾滾頃刻千言嘗以里儒白衣應試駸駸鴻  
漸于木翁固希志於用世也母徐謂之曰瘡約足以自守工壑足

以自安吾不欲女之去我也翁遂造廸愉養承顏為樂絕意進取  
暇田力穡時遊遊佳山水間頽然真放厭薄紛華矣暇日廼益取  
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陰陽星數之書泛觀博覽遇會意處訢然而  
笑弗以語人惟賓朋過從通曉古今者與之商論治亂得失人物  
賢否壘壘可聽久之胸中磊砢之氣每於詩歌發之雖肆口成章  
而冲淡閒散狀馮人情世故殆盡聞者感動焉先是家祀率混俗  
規翁獨斟酌文公家禮行之繁簡適宜子孫世守生子一人裕壘  
紹休崇義輕利克光前人孫二人孟僑仲儀課訓惟篤授讀經書  
夜燈相對垂白猶然姻黨子弟幼慧者輒招致聯業或助束脩以  
資貧乏敦愛無間德翁者今尤誦之配劉棻嘉勤儉麻象筐篚未  
嘗離側翁性剛或過亢婉嫺順成卒以無戾翁棄世年六十有二

後奉 誥贈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則仲孫儀之推 恩  
也仲孫字君肅號侑溪正德甲戌進士今為福建右布政使曾孫  
六曰思曰性補邑庠生曰恕曰慎鄉進士曰愉曰鑾子尚幼五孫  
六曰謙邑庠生曰諷曰誼曰誠曰訓來孫二冬孫寅孫姜氏先為  
河南祥符也人初祖理從宋高宗南渡官豫章留家郡城二世祖  
世文徙居城南淡里自方伯公而下以文學世其家焉方伯公以  
炫辱同年契誼過我山堂持巨軸一告曰此予先祖東野翁遺像  
也舊藏篋笥予至閩募工重寫恍憶受句讀時如昨不覺泣然泣  
下也惟吾子論著之以傳不朽炫因敬贊上方撰東野翁傳附家  
乘焉  
論曰易尚幽人之貞詩標空谷之歎是故君子棲遲原野屏迹衡

門矯志辭榮含默避俗如東野翁世不少也然東野獨內蘊淳和  
外濟侃直沉冥古道弗眩弗遷所以義方之訓貽穀而流慶者何  
其隆也不數十年輒受 天子綸綍之寵大夫章服之錫光被印  
隴如持左券而取之且孫曾才賢彬彬超顯又何其盛哉嗟乎天  
道不與作善降祥古語曰有開必先不于其身于其後人吾于東  
野翁亦云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誌銘十首

明故光祿署丞賓竹姚公墓誌銘

不肖男世璧編梓

嗚呼此賓竹先生姚君之墓也君諱榮字德車姓姚氏閩侯官人  
也少穎慧日誦數千言弱冠游郡庠既而入太學益友天下士累  
試秋闈弗偶宏治癸亥就選銓曹君器度修偉文有程度太宰馬  
公識君於稠人中請於

朝注授光祿寺大官署丞大官所司梁穀膳羞為多出納之際瘡  
利如蝟愿者固而弗明疎者漏而弗集君夙夜在公勤以基之慎  
以達之潔白以操之事辦而人不擾上下交贊其能焉三載績最



拜 勅褒嘉贈父退菴如其官二母林王皆孺人又光祿內署也  
君侃侃每執禮法弗屈於中官憾君者因側目焉適正德初逆瑾  
竊政其黨遂中傷君以考察京僚致仕君欣然曰山水之樂吾志  
也吾棲棲于此奚為哉蓋君性清澹雅好畜奇花異石以自怡所  
居軒前植竹百竿對之吟嘯嘗題其壁曰酒醒風動竹唵罷月移  
花襟懷磊<sup>若</sup>可落想也蚤歲喜讀岐黃之書既歸誦習而術益精為  
人診病輒效車輿逆致無虛日君視貧富貴賤如一求者無不應  
之而且不責其報人以此益賢君事父母克盡孝兄弟二人弟早  
世撫其孤成立君生天順甲申十一月廿八日嘉靖戊子三月十  
三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五配濂江林氏炫之姑也先  
君卒繼陳氏俱贈封孺人男一烜女三長適白湖鄭正郎之子允

祁次適樓雲林郡守之子萬實俱庠生一尚幼父諱洪字志大以  
字行臨川知縣祖諱銑號雙檜居士登進士兵科給事中正統己  
巳扈從 英廟北征死于土木之難有司進祀鄉賢又專祠于書  
院以崇風節馬曾祖諱忠號耕雲山人贈給事中高祖諱鸞九世  
祖諱子材仕宋為國子祭酒兼禮部侍郎兄弟五人皆顯姚之先  
出文獻公懿子崇文公五世孫鹽鐵副使廷義蓋始自光之固入  
于閩云君之墓在懷安關口山之原枕酉而趾卯其葬以卒之三  
年庚寅季冬廿四日也其孤烜泣而請銘銘曰於乎光祿其人如  
竹直而虛貞而玉用之弗究惟後之穀奠茲 玉堂以永終祐  
明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備憲陳公墓誌銘  
僅憲先生陳公少業春秋成化丙午舉鄉闈亞魁入太學宏治初

炫祖文安公為祭酒公執經館下甚見推譽炫父小泉先生因同公會文麗澤資益且以姍好莫逆蓋異姓兄弟也乙丑公登進士第出知東莞正德己巳入為南京戶部主事晉員外郎郎中滿九載晉江西左參議嘉靖乙酉晉雲南按察副使公曰可以歸矣遂拂衣而歸公坦率和易而平生清儉勤恪雖居尊顯猶寒士也其在東莞則單車之任不以家隨五鼓起視事夜坐一燈對影蕭然而已邑有戎衛處之得宜地名南頭者番舶所集貨利如山公往監之素履冰蘖人不敢干以私黎寇盤據林洞為患兵臨之而魁逸眾叵測公曰此吾責也授方畧悉擒之所司上其功有綵繒之勞其在戶部則督稅揚州如南頭往來舟不及制者咸弛其征廩祿外秋毫無取奉勅稽察南畿逋賦躬歷清理弗遺數年之逋

皆集而郡吏之怠事必寘於法雖鼓怨騰謗不恤也其在江西分巡南昌諸路均徭役別叔憲詢民疾苦而綏養之有加人曰是不忝耻菴家法耻菴者公之伯父嘗方伯江西者也故云函表入賀今上聖壽禮成上疏陳六事曰處宗室清吏源均爵賞節財賦清運法省冗費皆經國遠猷也所謂均爵賞者畧曰宸濠謀逆都御史王守仁首倡義兵知府伍文定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知縣王冕輩先後協濟躬冒矢石成此奇勲守仁文定堯元已列上賞璉珣乃令致仕冕未甄錄恐非天下之公也何以激勸來者耶公先觀政刑部適武廟登極亦首建言請盡除錦衣諸冗員言甚剴切事雖未行而識者韙之嗚乎世方期公以大用而公浩然之志不可留矣既抵閩則築僅翁亭于居側時從其叔父朝列大夫



僉憲留餘翁從弟太僕少卿虛憲君徜徉泉石間西園觴咏更互  
唱酬極一時之樂焉未幾留餘翁捐館又二載公以微疾卒于正  
寢歲庚寅夏六月望日也距生天順癸未正月七日享年六十有  
八按狀公諱墀字德階號柏崖又號晴沙最後號僅憲姓陳氏陳  
之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有諱檄者入閩為太尉為閩人石井大  
義古靈皆其後裔而大義簪纓獨盛兩世俱為憲臣故公家有世  
勇堂云高祖鈺曾祖週封御史祖叔剛號絳齋由御史仕至翰林  
侍讀考諱燿字文政號果菴贈主事加贈郎中因公貴也曾祖妣  
祖妣林皆封孺人生祖妣林封太孺人妣葉贈安人加贈宜人配  
黃氏封安人加贈宜人繼配劉氏封宜人子二朝銓黃宜人出朝  
登劉宜人出女三長適尚幹林汪府庠生次適福城李某一尚幼

公自營壽域於本里鼓城山之陽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其孤銓  
等奉公柩與黃宜人合葬焉禮也以炫忝通家子而煌燈二弟者  
公之甥也偕來徵銘乃遂次第虛憲君之狀既為之誌而復為之  
銘銘曰

鼓城峩峩雲谷流光君子攸宅百世永臧嗚呼來者慎勿毀傷  
南寧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少石李公墓誌銘

嗚呼此吾同年少石李公之墓公諱孟字景元以字行又字一之  
其先洮州人系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五代時有諱元瑛者自  
固始入閩遂為候官人高祖仲安曾祖伯大祖彥輝家世業儒考  
忠由鄉薦任孟縣教諭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號石齋故公號少  
石馬嫡母王氏贈宜人母蕭氏封太宜人廣之廉州右族也咸有

淑德公甫成童就學即岐嶷不凡稍長受三禮於司徒林公甚見  
器重弱冠游郡庠正德丁卯舉亞魁有司梓其文明年中乙榜署  
浙之龍泉教事造士有方居不廢學甲戌再上春官登第廷對  
賜進士出身授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有村氓盜鄰田黍守者  
覺盜懼擊以撻官校風而執之坐以強公詰之得其情為出死者  
八人三載攷績稱最奉勅審錄北畿刑獄詳讞得體已卯春  
武廟南巡公偕同官陸倅等抗疏極諫指斥權姦陳不可狀疏入  
忤旨責跪五日杖且奪倅公處之怡然曰此吾職也是冬陞員  
外郎陳武平伯者以私役官軍獲罪託勢要祈免公按之如法為  
憐人潛易奏牘中語遂從輕典公力究白其事陳竟服罪聲名日  
起而不悅者衆矣逆藩宸濠構亂逮繫數千人隸江西署真偽混

清人莫能辯司寇張公薦公才宜遂陞正郎公被命日訊夜緝輕重惟  
允多所平反而無辜不陷重辟者多公之功也嘉靖改元言者舉  
獎忠義以勵庶官蒙恩加俸一級明年復膺誥命之褒初武生  
朱大周許奏大臣不法逐之去位久而論定欲治以朋黨之律且  
并及縉紳十許人公曰黨事不可興也止擬大周謫戍餘俱不問  
議者避之公在刑曹八年每為死獄求生絕無刻薄之念顧深文  
要譽者若有弗逮而悃悞無華人亦自不能過也癸未出守廣右  
南寧還闕太宜人年九十矣公戀戀不欲行太宜人曰吾聞古人  
以立身揚名為孝今吾雖年高幸諸孫可侍朝夕汝宜速往勿以  
我為念冬乃之任新廟學時考校增倉場廣儲蓄百廢具興適隣  
郡用兵給軍餉至數萬計處之裕如也有富室殺人賄脫誣平民

抵死公曰死者寬矣復以平民償之是重殺人也執不從當道者  
主前議甚堅忽公持其短註公以疾且中傷之乙酉公丁太宜人  
憂歸會考察以有疾致仕公笑曰吾山林之志久矣惟求勿愧于  
心耳蕭然獨坐一室服食粗糲居第無改於初蓋公性淡泊恬於  
勢利與人交坦率和易而抗直不阿待宗族恩義曲盡嘗以早失  
怙弗逮養又不獲侍太宜人終為恨語及時事則飭諸子曰吾今  
不及矣爾曹勉之生平讀書手不釋卷晚好星命堪輿家之言曰  
此吾獨得之妙也戊子奉 詔進階亞中大夫己丑秋七月卧病  
十三日終於正寢距生成化丁亥五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配  
吳氏贈宜人禮度幽閒政于內有相馬先十九年卒繼趙氏亦卒  
子八長邦佐次邦佑邦傳邦仁邦儀邦仕吳出邦偉邦倫滕室林

出也佐早世儀傳仕俱郡庠生女二長適王濬次適邑庠生薛乾  
清孫男四良翊良模良楠良勛孫女三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葬  
於城北奇山先塋之側與吳宜人合葬馬諸孤奉周君行可狀詣  
予徵銘嗚呼追念平生忘年交誼惟公為最而公不可見矣每握  
筆憶公丰神笑語輒泣下不止久不能銘期且迫乃強為銘銘曰  
吁嗟少石德之隆也才之豐也胡厚厥躬也而用弗克也一蹟而  
終也振振後人荀之龍也天其食報慶所鍾也奇山峩峩子之宮  
也我銘貞珉垂無窮也

明處士得齋李君暨配林氏墓誌銘

按李氏出唐鄭孝王之裔也七傳曰誨為閩觀察使曰諤為明州  
刺史以黃巢之亂遷於福之寧德杉洋居焉刺史九傳曰皇臣為

宋御史中丞徙家福城石井遂世為閩人處士君諱鑿字廷芳得齋其號也曾祖諱天乙祖諱岳王妣劉氏一子諱傑劉早世劉力貧守節以紹厥祀配鄧氏生四子處士居其季也炫少時先祖文安公嘗曰吾平生莫逆友為四李昆弟伯樂城教諭廷韶負奇材惜未大用仲蘇州太守伺菴建美南安貳守質菴廷儀暨得齋處士皆人傑也歸田以來得與伺菴質菴拙得齋處士三人握手叙舊遂締媾好歲耆英會則三君必與馬炫謹識不忘嗚呼老成凋謝鄉失典型三君今皆不可復見矣君卒時諸孤尚幼逾十年為嘉靖丁亥正月十九日始克葬于洗布坑之陽以炫辱有世契奉事狀徵銘嗚呼炫尚忍銘君墓哉君天性敏慧幼事舉子業二兄成進士即愔然曰吾兄既仕吾可以處矣有別墅去城三舍許時

居其中澹如也父嘗邁疾侍湯藥弗懈夜則稽首北辰祈以身代事兄長極其恭敬非衣冠不見近所居地名曹洋者路險阻每病行者君出資闢之人以為便歲侵輒發粟以濟不給者有司義之授以冠服之榮馬配候官林氏諱懋善事舅姑處妯娌以和待臧獲以恩內政井然蓋于君有相之道焉子男四潛長卒於上塲次漁次洛閩庠生次潮女五瑤適竹嶼鄧梓璿適林浦林庭扮炫叔父也璿適齊坑齊啓大瑛適黃崗劉燧珪未行孫男二有枝有楠景泰癸酉八月十五日君生丙子二月十三日孺人生正德丙子二月廿二日君卒已卯七月廿二日孺人卒皆享年六十有四嗚呼君敦厚長者雖未遠中壽而止而有賢子孫以承其後則其平生斂而未盡之用天其有待而發之乎是故諸子勉學尚志力足

以顯君子永久孰謂非君之慶哉謹為之銘銘曰閱其耀全其生  
不羸于躬以需于成侃侃得菴夙勤善行懿哉孺人相之以敬優  
游泉以引其年厥積惟茂後乃多賢東山之陽雙璧收藏我銘斯  
刻千載耿光

明故郡文學榕石謝君墓誌銘

嗚呼榕石謝君負奇偉之器卓犖之材乃弗克表見于世歷四五  
場屋弗偶竟齎志終焉悲哉念壬申之歲炫自東吳歸閩為郡庠  
弟子員年甚弱時君則為衰然郡士先進衆目君豪邁氣如虹屏  
足偃倭弗敢肩隨君則以嫻雅故獨加好於炫忘年分相與有莫  
逆之誼焉督學東泉姚公方以振興人文為任士鮮許可謬稱炫  
為可教且以語君君謂炫曰後生可畏雖然遠大自期余所望不

啻此也炫佩服惟謹不二三載炫濫竽出任未嘗不思君之言為  
然比再歸閩則君已即世矣嗚呼悲哉君諱廷最字邦陟榕石其  
號也為長樂江田望族近徙家閩城高祖諱鐘曾祖諱琬咸著隱  
德祖諱磐封建昌知府考諱士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進階通議  
大夫見郡志名臣傳嫡母某氏生母汪氏君幼即穎敏家訓嚴毅  
能承顏劬習為通議公所奇年十八娶于陳氏順慶知府亨之女  
也順慶觀其儀度間雅論說敷暢喜謂客曰甚類乃父真吾家東  
牀壻也年二十補永福庠生考優等食廩東泉試其材而異之曰  
永庠不足以容子郡庠英俊萃止曷往遊之遂入補郡庠君通葩  
經及諸經子史多所涉獵雖屢困而不挫志益奮學益充旁通岐  
黃之術推研內經東垣丹溪諸書而以吾儒之理證之曰醫道在

是矣真積力久診脉用藥往往得奇效故達官貴人既以傑士相  
期待而又重其醫術之精如都憲岩山鄭公亞卿執齋劉公皆處  
以賓禮侍御四明王公天宇駐節建陽以手簡招致君往居旬日  
而還中途忽構危疾急探囊中藥弗備比抵舍已昏憤遂不能起  
正德丁丑十月朔日也距生成化辛卯八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  
七而已君伯仲三人雙湖僉憲公君之兄也子二長本立娶林氏  
炫之從女弟也次本克女一京工部主事鄭允章其壻也嘉靖丁  
亥十二月三十日本立始葬君於鼓山蓬崎之陽君生母後君九  
年卒亦虛中壙窆焉其墓丑山未向僉憲公所擇地也本立授狀  
于炫俾為銘嗚呼炫受知于君方愧不能樹立為報其奚敢辭况  
侷儻磊落如君者可使後世無知哉是應銘銘曰

瑜珥琮璜孰昇之良而弗登于堂也千里之騏驎孰馬之羈而弗洵  
以馳也嗟陰陽之變化識椿菌之須臾信人生之一夢何脩短之  
足殊有美榕石一世之英所遷者神所留者名鼓峯峨峨其地則  
吉後萬斯年永安于室

建安俊士楊子申甫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才厥惟艱哉生而弗壽與不生同世每致疑於天道  
之不可詰予則以為天非不欲生也其生之實艱也此予於建安  
俊士楊子申甫之卒胡能已于歎哉申甫名詔字申甫太師僖庵  
公之孫鄉進士豐谿君之子太師文敏公六世孫也申甫性敏而  
潛幼不喜弄初曾祖妣周太夫人棄養僖菴公總憲兩廣豐谿君  
會試禮闈申甫時六歲亦能哀泣如老成人七歲入家塾善屬對

部使者過門命之曰少年新進士申甫應聲曰晚節老尚書稍長  
學易于泉如范君用勵志周倦短檠獨對每至丙夜意豁如也不  
三年遂通經書大旨旁獵諸子史國語左傳詩書周禮會其亢韓  
柳歐陽之文集具粹若干卷以誦以法字清勁可觀文步驟峻整  
蓋又知師于義獻左氏馬嘗錄書目而自為之叙畧曰夫類之分  
約其贖也先經而史而諸子焉識其趣也書曰惟稽古崇德象賢  
修其禮物易曰神而明之時敏于經斟酌于史諷博于子也而  
溢之為文詠之為詩是其綱不可紊而義不可分也是故法之經  
而精蘊之幽邃以致稽之史而今古之庶蹟以陳達之子而是非  
之清能澄觀之文而道器之微有叙通之詩而性情之和以協鈞  
之集而天下之事畢矣故曰約其贖也識其趣也舉業論義表策

皆能不外矩度而奇氣橫出暇日作詩率多佳句病中有感一詩  
云抱病幽棲悲曉月惜云落霜華染暮寒露濕驚衣薄宵愁踈窻  
浸畫憶時睡覺卧藥徒自悲何如此寥廓他日遊城南夜月聯句  
和君子樓諸作雖為友人所誦然過於岑寂與平日自負豪邁之  
志不類豈其兆之先見邪年十七三試有司立見甄異太守詹公  
尤加賞識拔以魁群士每曰惔菴先生二孫謙文也而簡詔文雅  
而則聳壑昂霄其在二子矣謙字亨甫同母兄也惔菴公見其試  
文輒喜私囑豐谿善視之用俟其成惔菴公家範素嚴凡有教令  
申甫先意而承不少背也未幾惔菴公考終呼號擗踊贊襄大事  
無違靈輅行而雨卻蓋徒跣以從母久疴暈疾問醫侍藥克盡孝  
焉善事伯兄及病兄遠走空山乞靈非其至愛詎至是邪嘉靖辛

中大比奮志決科侍師陳世順益劬討論三月督學來試文偶不  
合不終朝遂去三門山堂讀書奈何抑塞滿懷三日遂以病歸億  
不勝衣逾日痘發徧體病少閒自語曰元日夢遇黃虎咆哮避之  
而復遇黑虎甚矣又夢入一所署曰南普有人誦云多信普公無  
善術文章何用轉黃泥又曰大父喪時黑氣滿頤今茲復然殆不  
能興乎越六日病亟垂絕飲泣抱恨終無一言及死未死前一日  
猶慰其親曰兒不死病尚可治蓋其不忍傷親之情垂死不亂耳  
嗚呼悲哉是歲四月九日寅時也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六日辰時  
年才十有八年娶滕氏郡庠生仲庚君之長女于歸僅八閱月無  
出申甫澄默寡言群居謔笑危坐若慙及考所著論辯剖析是非  
綽有條叙書冊研筆之外無所好玩或意有所欲母曰曷乞汝父

乃終不自白父知而昇之則又未嘗不喜脫去紉綺之習雅尚淡  
朴交游皆郡名輩同學麗澤之益每云申甫為多也初名諶冠而  
易今名高祖諱錫曾祖諱仕儀以偲菴公貴皆贈南京吏部尚書  
高祖妣劉贈夫人母袁氏豐谿君諱京字汝大文行蔚有時名將  
來繼偲菴公之休位遇未涯而申甫不及見矣以某年月日塋申  
甫於某山虛其一壙以俟其父婦禮也豐谿遣亨甫奉別駕楊君  
狀徵銘于予嗚呼予尚忍銘吾申甫哉然才而不壽如申甫不可  
使泯焉無聞于後非獨以世雅義不容遜而已謹叙而銘之銘曰  
申甫有言晝夜陰陽者天道也脩短厚薄者氣數也能備其長耿  
耿垂光噫嘻此申甫之悲夫人者曷知其竟以自傷有志未申有  
才未用稟命不融天弗可問繫彼幽堂掩茲元璧垂千百名也斯



三

明隱翁杏藍君墓誌銘

武夷山中水甲天下靈淑之氣鍾為畸人有高年而隱者曰隱翁藍君崇安人也諱學字某別號杏莊生于景泰庚午九月十七日卒于嘉靖癸巳六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有四五世祖誠號藍山仕元帥武縣尉借其智號藍澗從遊杜子清碧之門以詩名藍澗入我朝徵為廣西僉臬高祖濩字仲穆始遷今武夷山之陰曰藍原者家馬仲穆生拭邑庠生拭生文煥早喪父母弱冠克自樹立生五子君其中子也少剛直言動如老成人父母鍾愛之無何父母亦卒君獨覺然與妻呂氏居力稼穡理園圃以治生妻相以績衽故屢遭變故而弗躓者君勤儉之力也年二十病且殆憤鑿之

庸也遂躬自參求古醫書評考方藥已而果精其術鄉人賴君之起者甚衆然惟利濟是念弗以貨為也呂氏生二子曰鏡曰鉞再娶董氏生一子曰釜時君年五十有二矣釜生而幼慧君教之義方雖處浚素而延師必厚盡禮釜感奮力學乃乙酉登鄉貢上第崇安固稱巨邑科目亦乏至是貢士宴鹿鳴而歸閭里皆為君壽且華之君弗色喜弗容傲訓釜曰此先世之遺也汝其勉之母以一得自滿釜上春官又訓之曰汝知仕乎為上為德為下為民汝或用世弗可忘也毋徒為家計爾矣及三上春官弗偶則又曰盍益勉之遇否時也成敗天也清苦儒者分也夫何愠焉釜愈自刻勵學博而有本履坦而知修卒業太學駸駸向用而君不少待矣悲哉孫男八人曰滄曰淦為邑弟子員早卒曾孫七人君以月日

美于新陽之西菴貢士乃不遠千里至榕省謁予草堂曰先君隱而弗耀世罔有知者釜又無能為先君顯斯司馬氏致歎天青雲之士而重傷泥塗之難也所以為不朽者惟先生重賜焉炫憶翰林肖泉叔父嘗推重同年藍子曰榜中之英也茲復得溯源而知其先焉視履考祥如隱翁者胡可弗銘也哉謹為之銘銘曰  
峩峩武夷君子居之山水益奇猗與杏莊潛德而光仁術岐黃爰生鳳雛翔于天衢徵也昌符允祉其滋立室安斯視我銘辭

明故林母陳太孺人墓誌銘

昔松坡林先生以春秋講授閩中門下士甚眾炫執經從遊者三年稔聞先生之母陳太孺人賢太孺人魯齋世芳公之配也公先娶司訓姜公紘之女甫越歲姜卒繼室孺人孺人諱錦姓陳氏司

訓慎菴賢公女也性婉靜慈良既歸躬操井臼事舅姑篤孝撫臧獲樂施予悉中理度且相以勤儉魯齋安焉魯齋學日有名廩食懷庠然命奇屢困場屋宏治乙丑始膺貢于王庭銓部遴注廣

西柳郡貳教魯齋方欲出底蘊以振誘遠陬居無何遽卒于官孺人慟曰天乎至此極邪歷數千里險塗扶柩還葬含哀茹荼人所弗能堪者先是累訓諸子曰而父力學一生弗究厥用有餘恨矣汝曹可不勉勵以光前志邪三子感泣思奮伯文焯遂以正德丁卯魁於鄉掌集邑太平泰和學諭擢義烏令夙以謹約稱不幸早世即松坡也仲文煥材而隱為里塾師李文炳丙子登薦司教桂林遷夥尹政最南畿偶弗偶合解組侍養太孺人之側愉愉如也孺人初喪所天時舅壽官恪菴公廷美姑鄭皆垂白在堂太孺

人生而修瀆湯藥之必盡其誠歿而葬祭率諸子必依于禮嗚呼  
非賢而能之乎婦道母儀式範圍間有由然哉太孺人生景泰乙  
亥七月二十九日卒嘉靖丁酉五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孫五  
曰高岡庠生一鶚一鴻一麟一鶴女子四曰玉珪瑛璋趙相孫陳  
煥姚世宏陳應斗其壻也四女俱先卒孫女子七曰宋邦禎沈銳  
魏文衡其壻也餘幼孺人卒之年日煥炳等卜葬于西郊梅亭李  
坑山之原祔魯齋公之兆以炫辱在門下奉鄉進士龔君鐸所述  
狀請銘炫非知言者顧惟松坡化迪之恩不可忘而賢母又奚可  
以無傳哉謹為之銘銘曰  
媿于穀家以阜也訓于慈昌厥後也履延禧齡益壽也梅亭之阡  
萬年弗朽也

明前工部主事方巖郭公墓誌銘

此吾友郭方巖澄鄉之墓也吾忍銘乎哉嗚呼方巖少負奇氣志  
遠而學博其自期待要不止此平生履歷哀曲惟余知之余不銘  
非友義也抑何以慰方巖于地下哉乃雪涕而叙之曰方巖諱波  
初號浴暘更號方巖始祖宣義貴元時由江西入閩占籍 國朝  
有諱崇者永樂戊子鄉貢終靈川教諭高祖福曾社嶽咸著隱德  
祖諱珙登成化乙未進士歷會稽秀水知縣戶部主事仕有宦績  
見郡邑志父諱軒號恪菴重厚鄉稱長者方巖母陳氏早喪事繼  
母陳盡孝撫弟友愛正德丙子中式明年丁丑登進士第歸省辛  
巳廷授蘇之長洲尹長洲素名繁劇難治銓部遴知君材故授之  
君至初尚嚴猛胥徒在官一切繩以重法人咸股慄後乃漸寬而

成立矣于是定稅長平徭役禁火葬止博塞剔蠹刮姦奸隨機應  
變所向如意雖巨室武斷無不斂手聽命而君名譽益章著矣開  
白茅水利用省而功倍在邑三年獎勸者九旌異者三無何權奄  
來蘇織造者怙勢殃民君裁抑之奄怒欲加無禮君亢執不屈奄  
令左右曳行街中百姓見之憤曰尹為我受窘辱至此奪君去間  
手瓦石擲之奄愧且恨遂誣奏聞詔逮錦衣獄鞫無他罪謫江  
藩照磨先已擢工部都水主事司濟寧河閘至是乃繳納主事符  
陛辭而南嘉靖乙酉六月也既抵江藩供事場屋修葺通志冬  
聞親疾乞公委便道至閩丙戌夏恪菴疾殆遂不起君哀毀踰禮  
服闋遷浙江蕭山尹戒行丁繼母憂禮如喪父二親醫藥殯葬皆  
君竭力為之盡其誠敬焉夫君既偃蹇鮮合兩值變故功名之念

益衰矣己丑聞報罷官蓋有中傷之者君曰山林吾志也乃卜居  
東郭之茶埜墾田濬溪築室而隱暇則與同志賦詩飲酒為樂時  
年三十有六甲午秋仲忽遘微疾不旬日遽卒九月二日也距生  
宏治甲寅十月廿一日享年四十有一而已配余氏子男一賢妻  
朱氏後君卒七月始生女子一肇官尚幼聘河南憲副劉君世揚子  
鷗翔嗚呼悲哉官階崇卑不足論也而稟命不融有材未竟何君  
之多不幸邪君之同年仕于閩者憲長萬安郭公大叅績溪胡公  
憲副安吉陳公餘姚顧公少叅歙邑方公僉憲嘉興諸公常熟陳  
公躬弔於其廬為文以哭之曰方巖詩文偉雅不群馳騁海內忤  
權璫落職氣節足尚齋志以沒天何降割吉人乎遺腹之孤如岐  
嶷克間有望天道果無知乎嗚呼君何以得此哉年雖嗇自有

朽者存矣所著有方巖存稿藏于家其葬以丙申冬十一月七日墓在登雲山之陽謹按姚子士元之狀為之銘銘曰  
胡蚤其名不豐其逢胡遲其後不羸其躬有安斯邱於昭聲宏我  
為刻辭列于幽宮

明封太孺人謝母商氏墓誌銘

嘉靖初元 廷勅封監察御史謝源母商氏為太孺人故父琮贈  
監察御史嫡母陳氏贈孺人越十年壬辰商太孺人年八十矣時  
御史已謝事家居愉志備養鄉縉紳士咸持羊酒纁帛往賀太孺  
人壽吾父大司空少泉翁寓京師乃獨以文壽若曰太孺人有六  
美焉曰德曰教曰爵曰壽曰養曰樂受于天者厚且遠也又三年  
乙未十二月十七日太孺人卒太孺人始歸贈御史恒菴公家未

饒裕坦菴之兄曰瑋官給事中封其父母歷仕叅藩故恒菴公得  
遂隱處遊走江淮間力生敏德太孺人從陳孺人相之閨中整然  
也至于勛業治饋躬操井臼之勞恒菴晚喜賓客周宗黨恤匱乏  
歲以為常而無失者蓋二內助之力焉逮恒菴陳孺人卒太孺人  
綜理益勵勤儉課諸子學期必有成嘗訓之曰汝弗能嗣伯父之  
休以顯父母邪諸子感奮御史連舉卒未進士為縣尹所至聲績  
炳著太孺人之教足徵也方御史巡兩廣回經洪州值濠庶人之  
亂乃合都憲王陽明守仁倡義起兵助勦事變罔測太孺人聞之  
遣使貽書曰若惟忠赤報國母以吾為念也及罪人斯得難定功  
成迺焚香拜天且喜且悲曰鋒刃之下能保無誤乎天性仁慈  
此受封廟祀愁然飲泣曰幸而貴恨而父兄不及見之予忍獨

言乎于是紛華屏務省約雞鳴則起僕婢有弊服猶親為補綴焉  
寬和厚善家衆千指罔不懷悅嗚呼賢哉陳孺人生子一洪女一  
洪生宜桂女二其一適監察御史葉奇太孺人生子四淳邑庠生  
先卒源即御史翰涇皆邑庠生淳生宜盈郡庠生女三宜楹生某  
御史生宜相舉人宜棻太學生宜楨宜植女五宜棻生某翰生宜  
機宜楊宜棻宜椽宜校宜枝宜柄女六涇生宜材宜樹宜林宜柯  
女三孫女長而嫁者七人太孺人生景泰癸酉七月初二日享年  
八十有三以年月日葬于某山從先兆也御史乃率二弟奉御史  
葉君所撰狀詣于林子徵銘炫惟太孺人生榮死哀子孫貴秀書  
香繩繩可謂極一時之盛矣是應銘銘曰  
是為謝母之元宮慈德惟豐命服在躬相辟肥遯鹿門高風訓子

華顯斷機和熊昌允繁祉遐壽令終山環水秀靈萃慶鍾刻辭貞  
珉式昭無窮

林榕江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誌銘九首

明鄉進士謝子道安墓誌銘

此鄉進士謝子宜相之墓也謝子字道安嘉靖十六年丁酉七月  
會試北上過余酌酒論詩慷慨別去無何有傳道安卒者予驚愕  
且疑之乃其弟宜栻時以貢入太學同行遂扶柩歸始知八月十  
九日卒於浦城旅舍矣嗚呼悲哉余往吊其父監察御史活水公  
慟曰天乎吾子乃止是邪復向余泣曰夫子雅善吾兒今則已矣  
兒葬必夫子銘之母使其湮沒無傳則兒雖死且不朽矣歲暮宜  
木偕兄宜楹持野舟積中狀詣余拜請銘余義弗可辭道生安而

不肖男世璧編梓

類異十五歲為郡庠弟子員即以時文擅名朋輩辛卯秋年二十  
二登薦再上春官弗偶居家敦孝友無間言與人交久而彌篤儀  
範秀整飄然野鶴出塵之態讀書務求旨趣文宗秦漢字宗晉詩  
宗唐咸得肯綮縈進試成均即占首列大司成方齋林公以奇才  
目之給舍九臯李公延之為子弟師而受業講禮者日履接于門  
天下名流文士無不結駟造廬云生平尤雅好山<sup>水</sup>遇勝處輒玩賞  
終日題咏為樂京師逸士昆侖張子詩者友道安最厚昆侖捐館  
為之恤孤周家治喪營葬其重交游尚義氣又如此蓋心思古道  
志慕古人博物好奇搗英咀華幽而神仙微而方技無不窮其要  
妙嘗欲輯戴禮考樂記成一家言而皆未就天不假年竟二十九  
以歿吁亦悲哉按謝氏其先為河南固始人徙于閩曾祖諱以伯

祖貴封給事中祖諱以父貴贈監察御史父名源正德辛未進士  
官御史江西勤王討逆藩有功為時所忌而歸嫡母陳氏封孺人  
生母程氏配張氏主事益中女也道安卒後三月生一子遺命名  
曰炫燴道安生於正德己巳十一月十三日所著詩文稿自足表  
見于世葬以是歲季冬之望墓在高安山祖塋之側銘曰  
胡美其材而奪其齡弗大厥施而肆于文一世之短百世之名

魯石泉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瀾字有本石泉號也湖廣新化人裔出宋南豐先生  
子固後祥符中始祖延樞自泰和遷新化右塘家焉父諱昌為海  
鹽令君生十年即喪其父獨與嫡母鄒生母姚居鄒生兄濟早世  
遺嫂田及一女慕靈苑苑無依公事二母孝事嫂如母撫姪嫁周



邦憲奩具皆已出無何姪亦率卒復撫其甥以慰嫂意無纖芥失  
友母弟義官澤尤篤至以義振家日裕入藩司為承事成化乙巳  
授職四川重慶雲根驛丞君材力既宏濟以敏恪初莅官即有能  
名宏治已酉蜀大侵巡撫邱公議貨王藩祿米二十餘萬石往  
賑漕輓惟艱金叅省孫副臬實董其役知君薰幹委以分理君晝  
夜程督別以旗幟由荆南夷陵轉運至蜀民賴全活不可勝計邛  
公喜獎以綵幣壬子朝廷採取大木脩太廟命下藩臬又咸  
曰曾丞者可任也君不能辭率千夫歷羊腸攀窮谷年餘而獲如  
數其巨者徑圍幾二十尺長<sup>九</sup>尺溪險不可下又用竒計出之諸  
公喜益加禮遇直令綱木至京師同事者多以賄敗惟君竟善有  
功例應遷秩先期告吏部乞致事歸時尚黑頭與鄉之逸老結社

浩歌為樂邑屢延大賓飲席始一至公門嘉靖癸未閏四月十三  
日君以疾卒于正寢距生正統庚申十月初四日享年八十有四  
君再娶先張孺人閩龍溪丞質之女從宦中外稱賢內助繼胡孺  
人生男子三人皆張出曰廷臣義官曰廷相幼慧君廷明師誨之  
由國子生仕九江衛經歷丁母胡憂服闋改福州右衛適明詔  
應錫勅命追贈君銜蓋積德所致非偶也曰廷爵為堂兄禮後  
女子子四人曰瑞靈適思南知府伍佐曰祥靈適國子生劉達叔  
儒靈適金華簿彭公明曰楚靈適庠生伍顯臣孫十人廷臣娶鄒  
生顯微顯御顯徹顯衡顯徵廷相娶張生顯微顯言廷爵娶孫生  
顯縉顯紳顯紹顯言顯紳皆庠生曾孫如愚如鑑如珪經衛初至  
閩中以余父太保司空公嘗方伯楚藩執贄見于白鶴草堂厥子

顯言乃又以文字數來謁一日經衛來別余曰廷相奏將最行矣  
父卒已久惟幽石銘文敢祈不朽之託余辱交父子間而石泉君  
即未大用克舉其職老而歸有賢子孫世其業是應銘按歐陽子  
祥鵬之狀叙而銘之銘曰  
雲根之藪未足馳一日千里休而嘻德延於後昌而枝燧然幽光  
考銘辭

雷母鄒孺人墓誌銘

清流雷子瑄夙以孝稱郡上其事 詔所司旌之樹棹纒于門曰  
孝子蓋曠典也夫天下幅員之廣率數十載始有旌孝者孝尤難  
也雷子之孝母氏之賢可知已母孺人鄒氏諱妙景同邑世家父  
諱朝忠母張氏孺人端淑本天性工女紅誦讀諸書即知大義年

十八歸雷子之父諱稔號儉齋翁姑重慶在堂恪供婦職祖翁翠  
雲喜賓客則備醇醪以進務得歡心祖姑林氏六年風痺卧牀褥  
孺人調和藥食扶掖居起至手穢惡弗怠林數稱曰孝婦孝婦儉  
齋兄弟四人庶出名泰甫碎失其母孺人代撫若子至于長成一  
門共爨姑既老獨持內政井然有條祀先則雞鳴而起即事益虔  
鄰嘗災衆爭負貨物走孺人急奔祠中取神主去女輩或笑以為  
迂孺人曰祖先所在倉卒顧可委棄之乎瑄亦弱冠補邑庠弟子  
員未幾沾廩孺人督訓俾專力于學業日有成正德庚午潮寇將  
攻城瑄糾衆捍禦孺人復出方畧助之賴以無虞人多瑄之勇不  
知孺人亦有功云辛未閩大帽山用兵征進藩臬辟瑄幕府以母  
老辭強之請歸白母孺人曰汝平日以義氣自許此正汝効力之

秋也瑄遂應命諸公喜曰人言瑄母賢果然今有司月饋粢薪以  
為養迨瑄返迺止瑄由是著名主者祀宣聖畢遺胙必致諸孺人  
其恒敬禮如此孺人舊卜葬域甚佳夫弟秀歿求地未得孺人讓  
以畀之諭瑄曰我幸而後死先塋之側何分彼此乎初儉齋墾荒  
圃忽有骸骨見焉孺人遣僕往告曰亟掩之勿露圃亦棄勿用云  
他如矜恤臧獲周旋嫻隣咸中矩度俗惑異與婦女往往入梵刹  
為經會孺人痛鄙之俗又尚結異姓為契姊妹者孺人非之曰誰  
無親戚若推類一訛而生眾訛况不正之禮能無他日之誨乎君  
子曰女中丈夫也體素強健嘉靖丙申三月十九日以微疾終距  
生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四日享年八十有三哭吊者相屬於塗提  
學午坡江公以達檄縣賻金八兩縣大夫舉奠稱母者無異辭子

一即瑄材器老成行當大用孫男二一元一亨孫女一已娘曾孫  
男一同風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瑄奉柩葬于邑之小嵩  
舖新山莊之原躬來榕城詣余求銘諸石余倥傯未有以應也復  
以書至者再嗚呼孺人之賢世所罕儷重以雷子之孝懇切之情  
胡可以不銘銘曰  
是為雷賢母之藏慈德流芳百世其昌亢石名重熒然取光

林孺人葉氏墓誌銘

孺人葉氏秋憲林君彥達之配也系出松山父曰昌齡母曰方山  
林皆閩望族也孺人諱華字德馨幼貞靜淑慧讀列女傳諸書通  
曉大義及笄歸秋憲君逮事君舅率菴翁君姑曾恪修婦道宗黨  
黨稱之家殷臺婢聚指百而諸祀先養親供賓豆籩殮饌茗醴必

躬臨治精潔芳甘而後嫌于心姑疾則左右扶掖進湯藥七筋弗懈姑曰孝婦善視我願若子婦若孫婦似之也及繼綜內政則井然有條贊秋憲君以義周貧恤匱無吝色事繼姑傳猶曾也凡婚嫁之經營堂室之構樹雖出秋憲君而孺人相之咸中理不煩秋憲君也舉二子伯梓遊郡庠則誨之曰女宗出九牧上世江寧尹木菴公以儒顯女祖女父有隱德焉余知之以此續書香一脈之寄惟女責懋哉束脯燈燭之資余女供仲栢則誨之曰女往幹蠱毋罔利毋習侈梓娶藤山鄭栢娶怡山薛二婦入門則誨之曰惟惠惟柔惟順惟正毋苛責于下人舉二女子子則誨之曰小學女誠朝夕諷之勤女紅遵姆訓長適陳祭太守則清君子也次適王廷標上舍文義君子也二壻皆庠生二女咸宜其家誨諸孫熒然

煥然炳然則曰毋戲媒時口授小詩格言孺人體素羸年踰四十漸衰嘉靖辛卯冬十月三十日寢疾五日而卒距生成化癸卯十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九未卒前夕猶強言謝老舅曰先姑逝幾十年每以不終養為恨今已矣婦職未伸恨復何極揮淚與秋昌憲君及兒女及壻訣別目諸孫顧戀撫惜有候疾者猶令下牀惟衣衾歛且多自區畫疾彌甚弗亂四顧骨日汪汪不能出聲一瞑而逝嗚呼悲哉梓大慟曰天乎天乎吾母山是邪梓必俾天下後世知有吾母者壬辰某月日葬於金籠山之陽乃奉秋秋憲君命介陳子祭乞銘于余余方有文戒則以陳子通家因以知林子又賢孺人義不容辭遂叙而銘之銘曰  
洵其賢胡不永年養彌福全振振孫子慶澤則延金籠之陽有俄

斯阡銘以章之光於重泉

明故庠士仰止林君墓誌銘

仰止林君余從母舅弟也蓋君母鄭孺人余從母也地官正郎鳳池厚齋鄭公君與余外王父也君天性峭直幼承父止菴處士庭訓即知力學弗倦長受葩經旁通諸子史能詞章年十八游泮庠師友咸大以遠大期之屢試秋闈不偶竟齋而歿嗚呼悲哉君立心素厚里有淘江通衢潮衝水擊半地君捐貲倡而平之正德己卯又構亭于江之澣名曰息肩以便行者與人交悉見裏底終始勿替喜周人急難濟貧乏為常人有過輒面質不少遜也憲司長貳盧公伯居陳公子珍查公原博咸聘為子師早歲與叔父古陶翁青霞翁諸舅弟于高阜克大西埭克英方厓克昌平厓克相

講道論詩曲畫家林之樂初止菴欲創宗祠未就君毅然繼述特立小宗祠雖與父舅弟同心協力而成然調度思維立規式禮君之功居多嘉靖壬午奉 詔南行逮歸而母病遂卒君慟哭幾絕流血盈升乙酉葬母於大井山仍改遷以安體魂魄君不遠數千里特走真定撫臺求吾父小泉先生銘文以歸復求祠記于太僕少卿東吳都公勒石垂久君事諸兄友愛彌篤相處以義弗漓也君配松山葉氏柔淑莊靜相君以內政無違君治家嚴而有法諸子曰甘澍以字行讀書郡庠曰調鼎曰宗渭曰奮澗盛能世其業孫二曰師規啓曰師樂君諱鈞字克秉仰止其別號也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光啓間左朝奉大夫穆公從王入閩家于枕峰傳十二世禹神擢神童科免解進士禹神生津龍仕宋為尚幹官津龍生

稼翁遷居塔峰人以尚幹名其族蓋極衍盛云高祖澤曾祖信齋  
森以孝著國初召用人材歸祖德號成趣處士考峙字世禎君生  
於成化辛丑十二月十二日卯時卒于嘉靖壬辰五月十七日未  
時享年五十有二而已葬於甲午正月初八日其山靈岫里龍嶼  
之陽謹為之銘銘為曰  
楸楠豫章弗棟明堂委寂江鄉復推以傷龍嶼之陽元璧攸藏於  
昭用光百世其昌

明中憲大夫雲南姚安知府青厓黃公墓誌銘

黃氏閩著姓其先光州固始人始祖二十二公占籍候官居水西  
宋紹興間祖元愷者載遷厚祺嶺八傳生聰聰生福福生徽為公  
曾祖考祖考俱贈南京戶部尚書徽生耻齋公諱鎬登正統乙丑

進士歷官御史少宰大司徒 憲宗朝稱名臣公之考也曾祖妣

張氏祖妣卓氏咸贈淑人妣趙氏封夫人化<sup>化</sup>成乙酉九月二十二

日子時生公子浙江憲集耻齋公任僉事時也得公已晚故公諱

澍字文澤號青厓幼即岐嶷如<sup>老</sup>考成人甫十一歲耻齋公以都御

史年勞疏請錄廕入國學讀書年十六就試應天秋闈癸卯之京

畢媿事先祖文安公官寓是為林孺人炫之<sup>也</sup>乃從遊狀元王

公華之門講明禮經學益大進未幾耻齋公薨號慟奔歸訃聞于

朝賜祭葬卹典既襄大事宏治己酉北上文安公為諭德主順

天文衡公以嫌不預壬子復試京闈遂中高第丙辰己未屢會試

春官第偶先是母卒又蒙 賜祭有司開壙合葬尚書公於芝田

大嶼山馬庚申謁選天曹試不成章不達論列名第一授順天府

通判涖龍灣山厰司上供炭薪兼察州里政初岷負泉鏹者輒為  
豪右漁敎往往重輸破家公立法召商畢納償之財無妄費而國  
用足後遵令行為令畿甸多勲戚貂璫權勢薰灼公一切裁以理  
法人知歛畏慶雲侯周駙馬都尉馬近戚尤貴者侵奪民田數千  
畝公奉戶曹牒履畝勘寔還之編民二豪怒騰疏奏公欺滅皇  
親偏刑枉斷孝廟覽疏謂左右曰外官其如此我皇親乎左右曰  
小臣何敢戶部仍擬公往覈尚書洪洞韓公呼公至堂曰大丈夫  
正當如此由是不畏強禦名起縉紳間三載考績敕進階承德郎  
元室林贈安人繼室李封安人乙丑遷治中正德初遷雲南姚安  
知府萬里邊徼地雜戎夷獯悍難治公一以誠簡御之群黎愛戴  
戴土官讐服鐵索箐道寇忽薄郡城公調土兵設策擒馘數百地

方獲寧癸酉奏最間道歸闔明年報致仕先考少保康懿公自童  
彔締交雅厚又以女歸公之子梓迨明農林下方期與公徜徉泉  
石曲盡觴詠之樂不意嘉靖辛丑之秋先君見背越二年癸卯十  
月初十日子時公年七十有九以疾終於正寢終天之恨毒痛巨  
矣其何能銘公之墓耶公平生長于詩章清新婉麗曩在京師與  
同僚楊陶園倡和成卷許洞江評之曰楊詩口賈胡探囊無非奇  
寶黃詩如仙姝獻花意態自別識者信焉配先姑林生成化乙酉  
十一月二十日卒弘治甲寅十二月七日益已五十餘年故先葬  
於中邳山繼李生成化甲午十二月十六日卒癸卯十一月五日  
今以嘉靖乙巳正月八日同公葬于精嚴山禮也公三子伯椿側  
室趙氏出早世娶都憲新齋王公鼎女以燭嗣孫一曰堪仲即梓

高氏出補廕太學生娶吾妹不幸妹亦亡季禮王氏出娶太守魯  
軒周公朝佐女孫二曰鳳曰麒女一愛適懷安士人行二孤哀經  
詣炫徵元石遂飲泣為之銘銘曰

躬以學立行以謙茂以孝述先以善貽後煌煌金紫良二千石簡  
靜和平邊徼寧謐拂袖歸止徜徉有年登山沅水詩酒陶然於穆  
壺懿吉壤同藏婉德元配崇邱相望有青者心皆昭令儀以傳世  
祀爰刻銘辭

明福州左衛指揮僉事心泉林公配孺人謝氏合葬誌銘  
此福州左衛指揮僉事林公之墓公諱庭楷字利賢號心泉炫叔  
父也叔父以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十二月七日未時卒於開化里  
林浦之新堂正寢距生成化十一年丙申四月十四日亥時享年

六十有八嘉靖二十四年乙巳正月初八日葬于樟林山撫州府  
君祖塋之右蓋叔父所自詹之地也配先孀謝氏窈窕合葬焉叔  
父屢舉子皆不育晚季得一子曰燦今才五齡於是叔父小山率  
諸子姪為襄大事且命炫曰汝其銘諸嗚呼炫尚忍銘吾叔父也  
哉顧葬期且迫弗能遠徵大方迺雪涕而書之曰林氏光州固始  
人也晉以來遷居于閩十三世書字房祖諱思德實公始祖高祖  
諱俊曾祖諱觀祖諱元美永樂辛丑進士歷官撫州知府致仕  
曾祖而下皆累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曾祖妣中宅蔡氏祖妣黃  
山鄭氏皆累贈一品夫人考諱瀚成化丙戌進士歷官翰林春坊  
南京兵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妣莆田黃氏封孺人累  
贈一品夫人伯兄庭桂成化庚子舉人仲兄先考諱庭梯宏治己



未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贈少保謚康懿慶遠知府玉泉  
庭杓廣東都司經歷思泉庭樟潮州推官見泉庭榆太學生小山  
庭粉正德己卯舉人寒泉庭枝嘉靖乙未進士翰林檢討肖泉庭  
機皆諸弟也公生長安官舍幼領文安公庭訓長侍康懿公及慶  
遠公同筆硯讀書後兄登仕版諸弟成立公曰吾其安田園矣乎  
嘗一省父于南銓遨遊兩京遇名勝地輒留連竟日歸闕塊然獨  
守鄉廬支應門戶咸有條理期望夙興拜宗祠輒先家人待族黨  
厚周給貧乏不吝炫葬康懿公時已沾微疾走哭山閒良久莫能  
止蓋康懿公同胞母弟也未旬日公遂告終嗚呼悲哉公先曾輸  
粟授冠帶康懿公刺蘇為捐俸于官迺得列銜明威大將軍福州  
左衛指揮僉事馬配孺人謝氏戶部主事公瀚之女諱美生于成

化十三年戊戌十月十八日卯時卒于嘉靖十四年乙未七月初  
三日巳時享年五十有八婉順儉素稱賢內助生一女志適州太  
守葉公文浩子有橋側室陳氏生一女德適州貳守吳公鑰子湘  
憑馮氏生子燦公生平慷慨倜儻弗為委瑣渙忍喜賓客飲酒樂而  
不厭待田夫野叟和易有禮每布袍行邸隴間遇者不識為貴公  
子也嗚呼今不可復見矣謹為之銘銘曰  
尚書之子尚書之弟金紫在躬不知其貴鬱鬱樟林獨藏其深媿  
德柔嘉式昭令聞並安幽宅以利其後人

亡妹黃介婦孺人林氏墓誌銘

嗚呼此黃介婦余妹林氏之墓也痛惟先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  
贈少保謚康懿小泉公守蘇郡遷雲南叅政便道抵閩吾母封一

品夫人鄭氏生女子子正德壬申正月十八日辰時也時先大父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文安公聞之喜曰而父將擢大中丞而  
是女生名之曰憲速康懿公陳情終養於家日與吾母撫摩保抱  
甚愛之妹聰明婉淑讀小學諸書通曉大義女紅不習而能及長  
為太學生黃子梓之室為太子少保大司徒耻齋公諱鎬之孫婦  
雲南姚安知府青厓公諱澍之介婦青厓公配文安公女為炫之  
姑無出繼室李氏側室高氏生梓李安人嘗往來炫家見吾妹奇  
之備六禮聘為子婦以繼二姓之好及笄歸黃子事舅姑孝恭處  
娣姒以雍睦相夫子祇順黃氏咸曰賢婦黃子以補廕北上讀書  
成均妹隨省父母先考任大司空吾母入朝 皇后殿下親蠶采  
桑妹執鉤筐侍行得覩 大內宮闕百年曠典誠稀遇也嘉靖辛

丑先考棄諸孤妹哀酷號慟越二載癸卯乳子既夭忽遘危疾余  
及弟太學生煬朝夕往視醫藥弗效三月廿三日戌時遂卒年始  
三十有二嗚呼悲哉以吾妹柔嘉端靜宜延貴壽而稟命不融如  
此嘗產女亦竟不育闕其報施獨何咎與良人以嘉靖甲辰十二  
月二十六日葬于宅屋尾園祖塋之兆揮淚謂其兄曰墓石之文  
可不書以慰吾妻於地下乎炫曰然乃輟哭而銘辭無溢焉銘曰  
豐其生嗇其齡兆以祔安於後刻貞石永千祀

明雲騎尉百夫長松澗林君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松澗林伯章之墓伯章林姓諱壘號松澗伯章字也  
為福州右衛雲騎尉百戶長其先台州黃巖人遠祖福伍洪武初  
從靖海侯克復開元諸處始祖遠尤識兵機奮忠義征進有功遂

世授百戶高祖保襲其官居福州為閩人曾祖童祖成繼馬祖克  
樹立交游縉紳間吾祖大司馬文安公亦重其為人考諱奎方在  
庠校不幸早世君弱冠即任其職資性穎敏喜讀書咏詩暇則登  
山玩水胸襟灑落不異文士嘉靖初余謁告歸瓊河水雲居君介  
潘野舟以詩見于草堂嗣是詩社倡和君輒有吟如鶴圓清音所  
刺云君又以材能自勵當路諸公知之屢委以軍政典篆督造戎  
器中軍號令署斷事司事同輩所不能與也君夙夜在公恪勤奉  
法練達世故聲譽益起嘗以部運至南都吾父少保康懿公奇君  
贈以文曰以松澗之才之美當勉習韜畧俟薦武闡効用時毋但  
操筆賦詩留連光景而已君感悟鉅公詩曰贈若大中丞盛玉華  
曰聲名煊煊振文光景勇桓桓冠武曹顧東橋曰觀風季札自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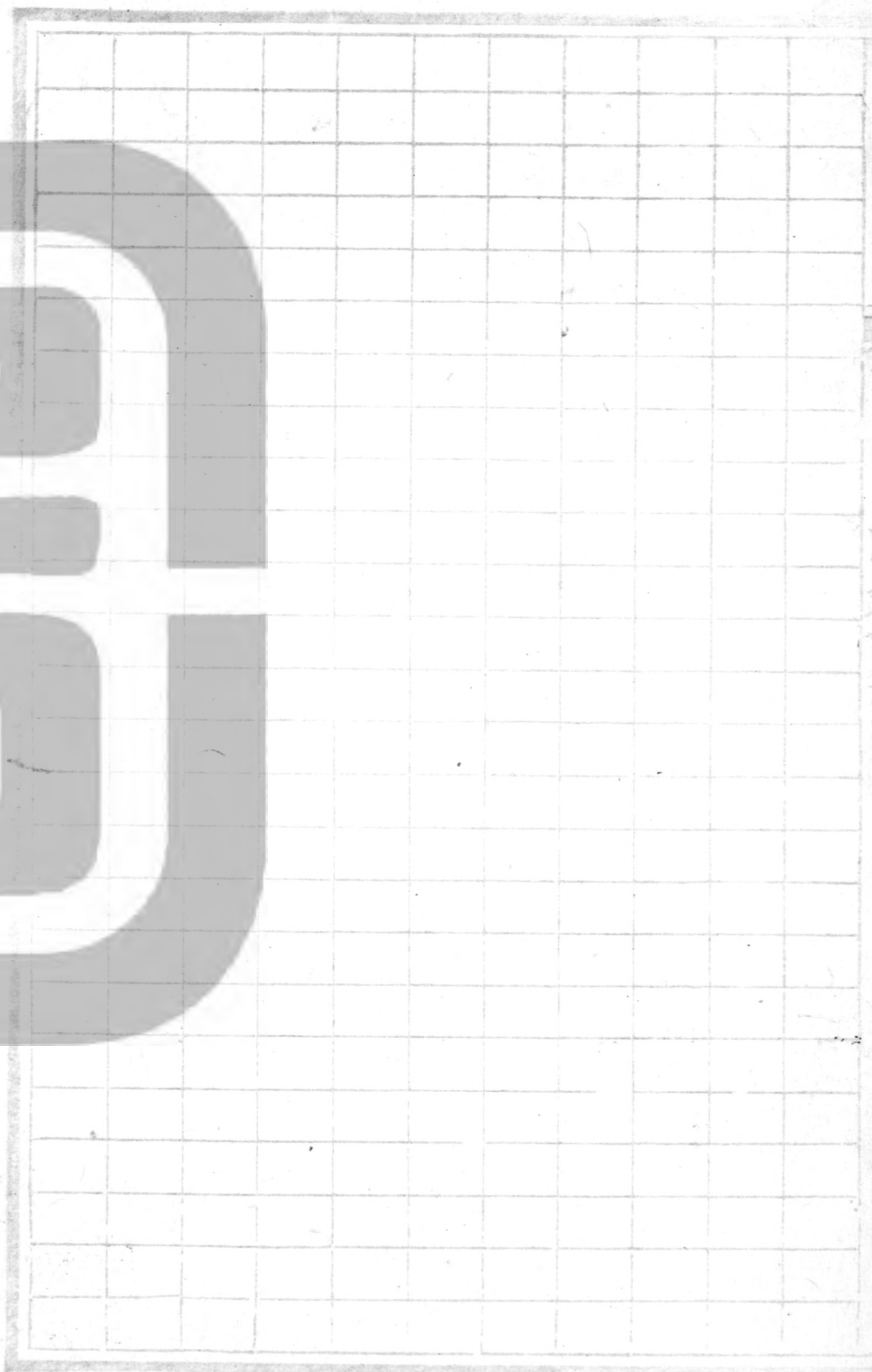
來巍冠我我垂緩帶內翰文衡山曰才傾急澗千山雨氣薄蒼松  
萬壑雲都諫劉平嵩曰一時冠蓋聲名動百代風詩卷存所以待  
期之者甚至歲辛卯丁酉君果以弓馬策論中武舉前列巡察史  
虞東崖李中溪監臨所舉稱得人云兩至京師觀光而返君以策  
說藩臬閩帥曰閩省籍丁脆弱且多耗散擊刺無法實可憂也宜  
選強有力者與民兵團操以備不虞庶將卒上下相諳紀律精曉  
保障禦侮靡不百勝矣大方伯車百山都閩王思琴曰誠然誠然  
乃集練羣卒以一指揮統之未幾浙逋寇入政和古田連江諸郡  
境勢頗猖獗君亦應召遂率前兵而往一鼓成功君之策素定也  
烏臺以銀幣三獎馬今年嘉靖乙巳夏君以事至福寧途病抵家  
三日遽卒正寢五月十二日申時也距生宏治乙卯正月九日寅

時年五十有一松澗儀容偉厚行履雅確而不獲下壽天道之不可問也如此嗚呼傷哉母楊氏侍奉孝謹君兩娶皆王氏子男二長大經娶劉生孫二毓蘭毓桂孫女二次大緯娶潘野舟女也野舟童年締交於君狀行甚悉余方北上二孤扶持狀稽顙泣曰先考以十月十日葬崎山之南惟是元石之銘死生不朽之託也敢固以請余雪涕許之而未暇為野舟送余白沙之澍曰松澗之銘子毋忘諸茲舟過洞江遂次第其生平而銘之銘曰  
官以武志則文哀惟坦行克敦試兩升胡弗遇邀大方名益著既知詩亦好碁登高山振策嬉材超偉用未竟然胡其然是曰命五十齡嗟松澗不朽存可無憾有二雛後彌昌安無慮崎山陽石哉  
峩深且藏刻銘辭千載光

林榕江先生集卷二十四



18



18

三